



元史類編卷之十五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南沙席世臣鄧客民

宰輔五

趙世延子伯忽

賀勝父仁傑

蕭拜住附韓若愚

張珪

敬儼

王結

燕鐵木兒子唐其勢

伯顏附任速哥

脫脫父馬札兒台

太平

賈魯

趙世延字子敬本雍古氏居雲中北邊祖按竺邇幼孤鞠於外父木要甲家後謫為趙家因以為姓從太祖征伐歷功為征行大元

帥鎮蜀因家成都詳功臣傳父黑梓又名國賓襲父職兼文州吐番萬戶府

達魯花赤世延幼喜讀書弱冠世祖召見傳入院臺習官政至元

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趙國

輔桑哥黨也抑不上五人悉為其所擠世延獨免除南臺都事成

宗時歷任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官壘

滯者三千贖世延至不三月剖決殆盡武宗初改四川廉訪使時
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更番就戍者往來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爲
奴世延皆除其弊又修都江堰民尤便之俄遷西臺侍御史先是
八百媳婦爲邊患左丞劉深往討敗績坐誅及是右丞阿忽台當
繼行世延言蠻方惟事羈縻藉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兵宜止弗
用章再上事卒罷仁宗延祐改元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
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
居右遂拜參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
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忌用
皇太后旨出爲雲南右丞陛辭帝命仍爲中丞世延劾鐵木迭兒
罪惡十有三事帝以皇太后故弗問世延乞補外授四川行省平
章卽重慶路立屯田得江津巴縣閒田七百八十頃摘軍千二百

人聖之歲得粟萬餘石英宗卽位鐵木迭兒復相銳意報復屬其
黨誘世延從弟誣告以它事逮置對至夔路遇赦猶督追來京下
之獄逼令自殺世延不爲動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訴涉虛亾去左
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亾辜得出獄鐵木迭兒在上都索省贖視之
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爲也事聞帝曰此朕意耳世延出居金陵
泰定四年復召爲中書右丞詔以世延爲權姦誣搆狀明示天下
文宗入繼大統世延定策之功居多天歷改元遷御史中丞用中
丞崔彧故事加平章政事居前職以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
尋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奉命修經世大
典奏乞解機務俾得專意纂修帝曰老成如卿者無幾仍視事中
書無預銓選可也旣而加封魯國公御史葛明誠言其衰老固位
苟容世延卽移疾歸金陵之茅山屢徵不起後至元二年還成都

卒年七十七諡文忠世延歷事七朝敷歷省臺五十年為文章波
瀾浩瀚一根性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世子伯忽夔州
路總管天歷初囊加台據蜀叛死于難追諡忠愍

賀勝字貞卿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其先河東隰州人後徙為京兆
郭人祖賁有材畧關中兵後積尸滿野賁買地為大塚瘞之嘗治
室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氏曰語曰匹夫無故獲
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乃
持五千兩往獻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
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費且言其子仁傑可用
即令入宿衛一日帝召仁傑至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
者聞汝母來可持歸養母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會上都
留守闕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妻劉氏早歿帝欲為娶貴族固

者有一月
能行千里
者父人溫
美或不足
為授

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賓生子勝年十六入宿衛
疑重寡言大臣有密奏世祖輒屏左右獨留勝許聽之出則參乘
輿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宗王乃顏反帝親征勝直武帳
中常傳密旨飭諸將指授方畧還侍帝側飛矢交帳前獨立不動
乃顏既敗帝還都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迎駕輿象驚奔
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令後至者斷鞞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
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虞集墓誌云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遠聞者上亟欲
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或朝至而夕出不少憚故六已拜集賢學士當盧世榮桑哥
詔交廣西域之屬無不至計所歷無慮數十萬里秉政勢熏灼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肯為之下桑哥欲陰中之累
數十奏帝不聽及桑哥敗罷尚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
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勝參知政事成宗大德九
年仁傑請老乃以勝代上都留守兼開平府尹既至通商賈謹出

納諸權貴子弟暴橫驕恣者悉繩以法武宗至大三年進中書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如故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仍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民德之爲立祠西門外帝聞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臥理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闈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毆負錢者至死治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屬勝出之勝不從一日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勝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平章蕭拜住廉知其所受賊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懼走匿與聖宮帝以太后故僅奪其印綬而罷英宗將立鐵木迭兒復出據相位卽繫楊朵兒只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誣勝乘賜車迎詔大不

敬并殺之泰定初詔雪其寃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太平自有傳蕭拜住契丹石抹氏曾祖醜奴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蒙古兵南下醜奴力戰不克遂降授檀順昌平萬戶祖青山世祖時襲父職從伐宋有功積官湖北按察使父哈刺帖木兒事皇太子真金於東宮典宿衛仕爲檀州知州拜住嘗從成宗北征由檀州知州累遷中山知府以憂去仁宗過中山有譖於近侍者曰知府去官實憚迎候耳帝聞而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曰止聞蕭知府名餘不知也過神祠有老人數百焚香羅拜帝問何所禱僉曰知府奔喪去欲速其來是以禱帝意遂釋尋起爲左司郎中歷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延祐三年進平章政事分領糧儲銓選省中無所容其私英宗方居憂右丞相鐵木迭兒怒其平日在中書多所牽制又與楊朵兒只摘發其姦賊專制事乃逮

至徽政院宣皇太后旨與朶兒只俱載至國門外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道路相視以目英宗登極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既死會久旱求直言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由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事猶可昭雪毋使朝廷終失刑也及珪拜平章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賀之事何可不急白乎泰定初詔雪其冤追封薊國公諡忠愍當蕭拜住之死也有吳仲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得收葬焉 同時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左司都事拜參議中書省事鐵木迭兒銜其不附已羅織以愆事帝知其枉不聽改戶部尚書未幾復參議省事鐵木迭兒再入相以舊憾復誣以罪奏殺之帝不從止奪若愚官除名歸里泰定元年雪其冤仍拜刑部尚書卒封南陽郡

公諡貞肅

張珪字公端宏範之子也

世采是張柔傳

少能挽強命中嘗從父出林中遇

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射洞其喉一軍皆驚世祖至元中宏範平

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宏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

薦嘗遺書一編目曰相業語珪曰熟此後必賴其用年十六攝管

軍萬戶鎮建康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有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

陣幸以副臣帝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遣之太平宣

徽羣盜起行省檄珪往討士卒數為賊敗卒有殺民家家而并傷

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

虞集墓誌云盜起蕪湖宣徽報至珪投衣而起

率步卒先定蕪湖使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解行省因以討賊屬之戰屢勝賊自相蹂踐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有他賊將襲珪珪夜伏兵山上命曰賊至而起

明日賊走山伏起相蹴墮崖死宣州平賊之寇徽者特南留西坑二寨為險固珪先令壯士緣鳥道登其巢背度已至乃奮兵擊賊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駭愕遁去因縱兵追擊擒其

渠送行省誅之徽州亦平郡人德珪立祠以祀言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海運萬戶張瑄

亦以為言帝名問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議遂寢成

宗即位遣珪巡行川陝墓誌云罷冗官之無益於長者贖探馬赤已遷浙西廉

訪使劾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賦巨萬計郡志云

自安路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壞鹽法帝遣官雜治得省臣欺妄狀皆伏罪拜南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

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主德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

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兼劾大官之不法及近

侍之熒惑者不報即謝病歸武宗初召為太子詹事辭不就尚書

省立中外洵懼中丞久闕官時仁宗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非

張珪不可召入內臺仁宗將立皇太后用陰陽家言令即位隆福

宮法駕已陳珪獨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

奏何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趨入奏帝悟從其言既即位親

解御衣賜之明日復召謂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好乃以悅拭

而額納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

墓誌云上命道士劉志情為醮事珪侍欲分其金幣不得語之

上當死者六人珪力辨其無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邪珪曰御史喜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自敗其綱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諫上色道士死謂近臣曰張中丞

乃張忠臣也拜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

領之以上旨移知樞密院眾承命珪固不肯署事遂不行延祐二

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府專宰職帝欲以

教坊司曹咬住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

止之皇太后欲右丞相鐵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

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非其人不可任別薛無功安得為外執政

墓誌云上深許珪言而東朝之怒滋起車駕度居庸失烈門傳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創甚

輿歸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掌符璽日侍宿衛至是以父病

乞還帝驚曰來時卿父無恙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使

賜珪酒進位大司徒謝病家居者數歲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

賜珪酒進位大司徒謝病家居者數歲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

上尊御衣英宗初立召見於易水上曰四世舊臣朕將昇卿以政
 珪辭歸丞相拜住問曰宰相之職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
 於廣言路是冬起為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以私怨殺蕭拜
 住楊朶兒只賀勝等會地震風烈珪獨抗言其冤聞者失色未幾
 仍拜平章政事英宗遇弒逆臣鐵失等夜入都門坐中書矯制奪
 符印珪密疏賊黨罪不可追墓誌云鐵失等自上都來夜叩國門逕入中書執符印
省珪密撼王王意動因曰我世為國忠臣不敢愛死事至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
亂之宜非王莫敢致王恐事洩珪曰事成王之功事敗我家甘盡粉不敢以言累王於是王遣人
達其書晉王即位于龍居河罪人以次就戮及大駕至珪迎謁帝顧珪曰此張平章邪密書之來
良合朕意珪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昭明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自採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
闊徹伯曰此當書
之史蓋珪密書也既皆伏誅惟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珪曰於法強
 盜不分首從發塚傷尸者亦死鎖南親斫丞相拜住臂尚欲活之
 邪盜竊仁廟金主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
 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

格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極論時政
 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畧曰自鐵木迭兒專
 政以來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羣邪並進如逆
 賊鐵失之徒名為義子實其腹心先帝悟其姦惡仆碑奪爵終以
 遺患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屍
 猶不足以塞責今復給還所籍家貲諸子留京師者黃緣再入宿
 衛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其財產遠竄其子孫以懲大奸鐵失之
 黨結謀弒逆君臣遇害天下莫不痛心疾首比奉旨以鐵失既已
 伏辜諸王按梯不花月魯鐵木兒等亦皆流竄其裔從者姑置弗
 問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
 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弒逆之黨天地不容宜盡誅之以謝天
 下遼王脫脫位冠宗室久鎮遼東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

乃覲幸赦恩報復讎忿擅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今不之罪仍厚賜放還恐國家紀綱由此不振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安置他所彰天威中賣寶物自成宗初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且所酬之鈔率皆生民膏血何其用之不吝如是陛下卽位之初下令禁止天下欣幸比聞中書仍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原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歲入止十一萬錠是已足當四年徵入之數臣等議番船之貨原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應俟內帑饒裕再給太廟祖宗之所妥靈比者仁宗帝后神主盜利其金竊去至今未獲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大神主宜罪太常請並免其官

屬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初分蠶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六兩八水爲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爲民後廣州同知塔察兒等獻利剗設提舉司監採廉訪使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旣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啟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世祖設官有定制自至元三十年後改升剗設冗濫日增雖嘗奉旨減汰近侍各私其署夤緣保祿姑息中止英宗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臣等議宜敕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初制者詔格至日悉減併除罷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得濫入常選自古聖君惟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也至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

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卽指爲例僧徒又復營幹近侍巧計擅奏指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爲本而僧徒貪暴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縱其所欲取以自利彼旣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可知臣等議宜罷功德司其累朝忌日醮祠佛事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去若有特奉傳奉必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厲民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八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臣等議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分給餘悉簡汰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

常數兩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卽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蠶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煖棚團槽櫪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臣等議宜仍如團槽之制令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不得擾民開邊兆釁非國之福往者參卜郎盜始則劫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官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自格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巧名多取又且驅追郵傳徵求餽廩折辱州縣責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窶臣等議凡所與

諸王公主駙馬寺觀者宜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仍悉拘還官國初淮北內地止輸丁稅自鐵木迭兒為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微名與利農民流散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之稅悉令蠲除鐵木迭兒為相納江南諸寺賄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以里正主首之事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除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故業如舊制弗徵外其餘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地畝並宜應役僧道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理宜清淨絕俗為心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流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喪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悉追度牒罷遣為民賞功勸善

人主大柄邇者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遞相奏請要求既傷財用復啟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勳勞効著明實蹟者不得輕加賞賜俱乞著為令帝不從未幾珪病增劇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帝始開經筵令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進封蔡國公別刻印為賜二年夏得旨暫歸明年春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時民事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敕有司畢賑帝察其真病得旨還家墓誌云以國公月俸三百餘錠還四年十二月卒遺命上蔡國公印嘗自號曰澹菴子景武襲萬戶當文宗初立時上都兵犯紫荆關守關兵南走保定肆剽掠景武等率民丁持梃擊死潰兵數百人宣徽使也先捏至保定指

爲亂殺景武等兄弟五人籍其家并娶珪女爲妾御史臺言珪父祖三世爲國勳臣今也先捏不俟命擅殺其五子卽使珪子有罪珪之妻女何罪旣籍其家又娶其女非國家厚遇勳臣意帝是之命還其女

冊曰老成共載劇盜失據虎生三日具食牛氣洋洋千言直陳不諱旣見讜謨足知時弊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曾祖于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太常博士儼其仲子也幼嗜學御史中丞郭良弼薦爲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豪縱不法儼適典其文牘嘗致厚賂儼拒之後二人罪誅權貴多連坐獨儼不與成宗大德七年拜監察御史時江浙省官與浙西憲司交章相攻訐命儼與省臣阿思蘭海牙

偕往治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武宗至大初擢南臺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左遷儼爲轉運使陰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河南省官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爲歲額儼謂亭戶凋敝已甚病民以爲已非大臣體遂止仁宗踐祚召爲戶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省弊政儼言遽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皇慶二年除南臺侍御史不赴退居真州明年召爲侍御史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共決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卽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延祐五年拜中書參知政事舊制諸院寺監皆得奏除僚屬歲久多冒濫富民或有賂進者儼以名爵當慎惜奏請悉追奪著爲令明年謝病歸徙居淮南泰定四年徵爲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儼與

疾八見帝賜食慰勞親爲差吉日使視事命朝會無下拜旋進平章政事復以老辭不從天歷改元廷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儼抗言若輩皆循歲例扈行豈從逆比殺之非罪衆賴以免居月餘傷足告歸仍家易水十餘年痺不能行猶玩書不輟臨終戒子弟當守恒業無急仕進正冠幘端坐而逝加封魯國公謚文忠命刻其書行世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遯勤以質子軍從太祖西征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結嘗從太史董杜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學年二十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事八策曰開經筵以輔君德施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鈇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專職守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言

頗剴切時宰不能用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於前武宗卽位立仁宗爲皇太子置東宮官屬以結爲典牧太監近侍以俳優進結言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及卽位遷集賢直學士未幾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戢奸禁暴悉刊成書俾朝夕閱習屬邑巨鹿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祀二公於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勗多士繼調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禾麥結疏爲斗門洩之民獲其利英宗至治二年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爲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用不可奢侈奢侈則害及身家丞相是其言泰定元年遷集賢侍讀學士會有月食地震風烈之異結首言君子小人混淆

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游臻宜修政以弭天變詔
 知經筵結每援引古訓以證時事之失冀帝有所感悟中宮聞之
 亦召進講結以故事辭文宗天歷初進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
 殿陳情乞終養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時方遣大臣奉寶迎明宗於
 北邊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
 皇太子寶及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制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諸
 嗣不敢踰舊制也近侍怒其異已譖詆日甚罷為集賢侍讀學士
 以內艱不起張珪傳職表云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書不談自信端方不嫌忤物
 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閣初於義理無厭擬合召還必能
 助順帝元統初拜中書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
 殿災結言僧尼褻瀆所致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
 之結極言其不可死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
 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仍聽還鄉

因著為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
 雖多然士之廉耻不可不養聞者謂其得體卒封太原郡公諡文
 忠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晚尤遂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
 而善之有詩文十五卷行世

燕鐵木兒欽察氏牀兀兒第三子世系見土
 土哈傳武宗鎮朔方備宿衛十

餘年特愛幸之及即位命同知宣徽院事仁宗時襲左衛親軍都
 指揮使泰定初進僉樞密院事帝崩上都丞相倒刺沙專政已立
 帝子阿速吉八為君改元天順宗室諸王脫脫王禪附之遣使詣
 大都命平章烏伯都刺收百司印中外洵懼有任速哥者素忠直
 官右衛千戶英宗遇弒遂遁去居常憤惋欲報先帝讐至是密與
 平章速速謀曰武宗二子尚在周王雖遠居朔方懷王近在金陵
 人望所屬若能同心推戴大讐可雪也速速深然之時燕鐵木兒

實總環衛事留守大都握兵柄二人入具道所以燕鐵木兒初駭
愕速哥進曰天下事惟順逆兩塗以順討逆何患不克况公爲國
世臣誼同休戚今國難不恤它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燕鐵
木兒心動乃與其腹心士孛倫赤等謀以八月四日甲午昧爽召
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誓衆曰武宗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
之敢紊邦紀有不順者斬捕異議者下之獄與安西王阿剌忒納
失里八守內庭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以防泄
漏卽命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前宣政使答刺麻失里乘驛迎懷
王於中興且密令河南平章伯顏簡兵備扈從於是封府庫拘百
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
事塔失海涯爲平章前湖廣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前陝西參政
王不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蕭忙古斛仍爲通政院使與右丞趙世

延等分典機務募死士購戰馬運京倉粟以餉軍旣受命未知所
謝皆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竦愕始知其意所在每宿衛禁
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識其處密召其弟撒敦長子唐其勢
于上都皆棄妻子奔至丁酉遣撒里不花鎖南班往中興趨大駕
早發又恐人心疑懼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揚言懷王旦夕且
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周王已整兵南來中外乃安辛亥撒里
不花至自中興言乘輿已啟塗詔拜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丙辰
率百官郊迎丁巳懷王至京師入居大內己未上都王禪兵分道
犯京畿進次榆林九月庚申命燕鐵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撒敦先
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上都兵大敗戊辰遼東平章禿滿迭
兒附上都以兵犯遷民鎮復遣撒敦拒戰于薊州東流沙河敗之
燕鐵木兒謂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繫天下望與諸王大臣

伏闕勸進懷王固讓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悟乃攝位改元天歷是爲文宗癸酉封燕鐵木兒爲太平王加平章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如故即日將兵出薊州次三河而王禪軍已破居庸關進屯三塚丙子燕鐵木兒蓐食倍道還抵榆河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鐵木兒單騎請見曰乘輿出則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願以身任之帝乃還宮已卯與王禪前軍遇于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辛巳復戰于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戛摩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驚潰王禪竄八山谷癸未復集散卒成列出燕鐵木兒駐師白浮西堅壁不動至夜命撒敦潛軍繞其後自選繞騎壓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亂自相搗擊三鼓後西遁追至昌平北遲明帝遣使賜上尊諭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

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但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爲諸將先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兵再戰再北王禪單騎亡去乃分軍三萬守居庸而自還至昌平南俄報上都兵入古北口掠石槽燕鐵木兒遣撒敦爲前鋒自以大軍倍道趨石槽敵方炊掩其不備蹂之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等獻闕下逐其餘兵出古北口丁亥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抵通州乘其初至擊之與敵兵夾潞河而陣敵夜走及旦率師渡河追之禿滿迭兒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朶魯台平章塔海軍來鬪戰于檀子山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潰乙未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兵入紫荆關燕鐵木兒將兵循北山而西令脫啣繫囊莖豆以

飼馬士行且食兼程至盧溝河忽刺台聞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
 清肅門陛見帝大悅賜太平王金印會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
 燕鐵木兒卽以師赴之戰于檀州敵敗走還遼東及倒刺沙出降
 上都平加燕鐵木兒答刺罕號定策碑云答刺罕猶言世貨之也與哈刺哈孫傳譯言不同十二月分欽
 察軍置龍翊衛命兼領衛事明年燕鐵木兒乞解相印還宿衛帝
 曰卿已爲省院惟未入臺耳改遷御史大夫太平王如故未幾復
 拜中書右丞相帝以天下既定遣使迓周王於漠北三月辛酉命
 燕鐵木兒護璽寶北上周王卽位是爲明宗八月庚寅明宗暴崩
事詳本紀燕鐵木兒傳皇后命仍奉璽寶授文宗疾驅還上都與諸王
 大臣勸進己亥文宗復卽位上都以燕鐵木兒有大功追封其三
 世王爵又明年二月帝欲昭其勲命禮部尚書馬祖常製文立石
 于北郊至順改元下詔命獨爲丞相以示尊異大政悉聽裁決有

隔越聞奏者以違制論知樞密院事潤徹伯脫脫木兒等惡其權
 勢太重欲圖之事覺卽率欽察軍掩捕誅之二年建第於興聖宮
 之西南命留守司董其役尋立生祠於紅橋南樹碑紀績詔養其
 次子塔刺海爲子賜龍慶州之流盃園池水磴田土及平江松江
 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四年文宗大漸遺詔傳位兄子已
 而明宗次子懿璘質班立是爲寧宗方七歲越四十三日而亡文
 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羣臣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后不從語詳順帝紀乃
 迎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于靜江至長鄉燕鐵木兒與之前馬行
 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卒無一語酬答燕鐵木
 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卽位後追舉前事故
 宿留數月而心志日以替亂初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
 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

女四十八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麗甚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益甚體羸溺血而死既死安權帖睦爾始卽位是爲順帝以撒敦爲左丞相唐其勢爲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命唐其勢爲總管高麗女真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授撒敦錄軍國重事榮王太傅賜廬州路爲食邑贈燕鐵木兒太師追封德王諡忠武後至元改元立其女伯牙吾氏爲皇后是時撒敦已死唐其勢代爲左丞相而伯顏居右丞相特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其從父答里潛蓄異心交通諸王晃火帖木兒謀廢立郊王徹徹禿發其謀六月晦日唐其勢與弟塔刺海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等擒之唐其勢扳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伯顏曳出斬之籍其家后亦被害未幾答里亦伏誅當文宗旣卽位論功擢任速哥爲禮部尚書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城之變不能死今日此舉諸將相力也在臣未足贖罪何敢言功強之乃拜命賞賚一無所受累遷至壽福府總管

伯顏蔑兒吉解氏年十五侍武宗於藩邸從北征海都累功爲諸將先賜號拔都魯及卽位累遷御史中丞至尚書平章政事泰定三年改河南行省平章會帝崩僉樞密事燕鐵木兒遣明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懷王于金陵道出河南使以密謀告伯顏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膺今爵位至此非覬萬一爲已富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顧望卽集僚屬明告以故于是會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徒旅委積土馬芻糗供億之需及賞賚犒勞靡不備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

田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輒止之以給費徵發民
 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池修戰守具嚴徼邏斥堠先遣使馳告
 懷王又使人還報燕鐵木兒曰公但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効
 乃別募勇士五千人南迎而躬勒兵以俟參政脫列台曰今蒙古
 軍與宿衛士皆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事不可成欲
 謀殺伯顏為變事覺伯顏手刃之奪其所部軍馬懷王發金陵遣
 使即拜伯顏河南行省左丞相比至伯顏屬囊鞬環甲胄與百官
 父老導入咸伏地呼萬歲即上前叩頭勸進明日扈從北行文宗
 即位命伯顏仍領宿衛尋加太尉錄軍國重事天歷二年正月拜
 太保特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未幾明宗即位文宗退居東
 宮改太子詹事太保開府如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文宗
 復位加儲政院使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帝以伯顏功大不有異

數不足以報稱特命尚世祖濶出太子女孫曰卜顏的斤賜黃金
 雙龍符鐫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為明
 券進封浚寧王順帝初立嘉伯顏翊戴功拜中書右丞相進太師
 封秦王會唐其勢塔刺海兄弟私蓄異謀突入宮禁伯顏奉詔誅
 之餘黨北奔又親率師往上都擊破其眾初皇后伯牙吾氏匿唐
 其勢塔刺海於后宮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怒曰豈有臣
 下謀不軌而皇后黨之者遂鳩殺后帝嘉伯顏定變功賜答刺罕
 號俾世襲罔替伯顏贊帝率遵舊章奏寢妨農之務停海內土木
 營造四年息彰德萊燕冶鐵一年蠲京圻漕戶雜徭減河間兩淮
 福建鹽額賑沙漠貧戶及南北饑民至千萬計其知經筵日當進
 講必與講官敷陳格言以盡啟沃之道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有
 旨惟麗視諸王耶伯顏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又出賜田歲收所積

鈔萬錠濟關北諸驛之困乏者後至元四年求解政柄三宮交勉
留五年詔為大丞相加號元德上輔賜七寶玉書龍鳳牌輟耕錄云伯顏所署

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曰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答
刺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太尉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院使侍正府侍正昭功宣毅萬戶
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太保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子詹
事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使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宣忠幹羅思扈
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羣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欽察親
軍都指揮使司事官相都總管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儲政院中政院使宣鎮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領隆祥院事典瑞院言
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難與他人同宜錫龍鳳牌以示寵異遂置龍鳳牌一面其
三珠各函徑寸真珠一枚而飾以紅刺鴉忽寶石牌身脫
級元德上輔功臣號字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計直數萬錠初伯顏欲以兒子脫脫入

宿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刺
班同侍禁近伯顏自領諸衛精兵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內
府錢物聽其出納擅爵人赦死罪殺無辜勢燄灼天下脫脫深憂
之欲大義滅親陰自結於帝伯顏不知也益逞凶虐搆陷鄉王徹
徹禿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

順王寬徹普化辭色俱厲不待命即遣之帝積不能平六年二月
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畋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挾太子燕帖古
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帝謀逐之夜二鼓遣騎取太子入城即下
詔數伯顏罪惡斥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部軍馬即時散去伯顏
遣使至城下問故且奏乞陛辭不許遂行道經真定父老奉觴酒
伯顏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邪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
弑君伯顏俛首有慙色未幾詔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未至死於
江西省驛舍

冊曰太平擁立功由一激挾震主威荒淫紕僻浚寧驕恣幾
搆大逆速哥侗儻定策片言功成不居似魯仲連

脫脫字大用父馬札兒台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仁宗悅之及
即位令領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四年拜西臺侍御史文宗入

承大統召馬札兒台不至及頒詔至陝西時陝西省臺官方附上都兵焚毀詔書殺其使馬札兒台由是得罪以其兄伯顏有功特免命爲上都留守長子曰脫脫次子曰也先鐵木兒脫脫生而岐嶷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可以服之終身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文宗時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初遷同知樞密院事唐其勢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答里等稱兵外應脫脫選精銳與戰盡擒之再遷御史大夫扈從上都還至鷄鳴山之渾河帝將畋於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是時其伯父伯顏爲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驕恣無忌斂諸衛精兵爲私甲脫脫雖幼養伯顏家常憂其敗私請於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

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之父以爲然復質於師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時帝左右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脫脫與二人深相結而錢唐楊瑀常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秋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時別兒怯不花亦爲御史大夫掌臺印恐脫脫議已辭疾不肯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御史以告脫脫謂此祖宗法度不可廢當先爲上言之乃入告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之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帝曰此出朕意非彼所知也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玉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與脫脫語相對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

脫木兒直方曰汝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欲俟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蚋悉置兵伯顏見之驚問故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密伯顏疑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挾太子燕帖古思出叟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之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下夜奉帝御玉德殿命省院大臣集五門聽命召瑀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只兒瓦歹馳赴柳林宣詔黜伯顏爲河南左丞相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宣言有旨逐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遂南行時馬札兒台方鎮北邊詔入爲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移疾辭以太師就第至正改元命脫脫爲右丞相封馬札兒台爲忠王脫脫乃悉更伯顏

舊政復科舉取士及太廟四時祭雪郊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弛馬禁減鹽額蠲逋賦開經筵遴選儒臣勸講中外翕然稱賢相詔修宋遼金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抑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卽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親嘗以進至六歲還宮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四年命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比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體漸羸辭位章十上始許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賞賚鉅萬俱不受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領之七年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

馬札兒台於帝前詔徙西寧州安置脫脫力請與父偕行會有告變者復移西域撒思加之地至河召還甘州馬札兒台尋卒左丞相太平請於帝召脫脫還京師拜太傅綜理東宮事九年丞相朶兒只太平皆罷復命脫脫爲右丞相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受學命兼領端本堂事帝以吳直方有協贊功由長史超授集賢大學士御史王士點劾其躡晉官階仍奪宣命先是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歲久不能制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何故乃奏以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鳩工凡五閱月堤成河復故道天子嘉其功仍賜淮安路爲食邑已而汝潁妖寇劉福通聚衆反以紅巾爲號蔓延襄樊唐鄧間十一年脫脫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

帖木兒將諸衛兵十萬討之克上蔡軍聲頗振旣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輜重奔汴梁收散卒還屯朱仙鎮朝廷以其素不習兵詔別將往代及歸昏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西臺御史劉希曾郭庸范文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脫脫怒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朶爾直班爲湖廣平章除御史十二人爲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賊李二據徐州脫脫請自將討之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擊敗之徐州城堅卒難拔以巨石爲礮晝夜攻之入其郭明日大兵四集賊不能支城破賊首遁去遂屠其城帝遣使卽軍中加脫脫爲太師趨還朝而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績十三年脫脫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于京畿以二丞兼大司農卿而自領大司農事凡繫官地及原管屯田募江南善種水

田及修築圍堰之人立法佃種歲用大稔時海運雖不通而京師足食明年泰州賊張士誠據高郵屢招不降詔脫脫親出師討之總制諸王諸省軍馬黜陟惟命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旌旗累千里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連戰皆捷分兵平六合賊勢大蹙忽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平章太不花知樞密院雪雪代將其兵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路初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於帝召還近地深有德焉至復相引爲中書右丞是時脫脫方信用汝中栢龔伯遂復引爲參議日譖哈麻出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嘗請帝授太子冊寶禮脫脫言倘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及將出師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用事汝中栢度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以其有功

於已不從哈麻復冀入中書爲平章遂與汪家奴謀譖脫脫訴於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御史袁養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領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爲已隨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污清臺綱紀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帝命也先帖木兒出都聽旨以汪家奴代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詔至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關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事蚤夜戰兢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深矣卽出名甲良馬分賜諸將佐俾各率所部聽新帥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旣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俄

有旨移置脫脫于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
兄弟之罪於是改竄脫脫于雲南鎮西路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碣
門脫脫長子哈刺章安置肅州次子三寶奴安置蘭州家產簿錄
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以居辭
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九月再移置阿輕乞之地惠以前不受
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哈麻矯詔遣使鳩之死年僅四十
二計聞中書遣尚舍卿至其地易棺衣以殮二十三年御史張冲
等雪其冤詔復官爵召其子弟還朝而也先帖木兒已先死乃授
哈刺章中書平章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臺臣復言奸邪
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國家兵威不振從此始設使脫脫尚存
天下安得有今日之亂朝廷是其言未及報而國亡
冊曰序定四時成功必退不察其機迺殄厥世太平浚寧其

鑒可畏脫脫雖忠未能忘勢所以古人遠邪去蔽

太平姓賀氏本名惟一字允中賀勝子也初勝以非罪死惟一
尚幼泰定帝雪其父冤撫卹之始襲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
順帝元統初累遷御史中丞中書參議佛家閭者愴王也御史劾
其罪時宰庇之寢不問惟一遂辭疾去至正二年詔起中書參知
政事辭進右丞又辭會御史祖君璧復劾佛家閭黜之乃起就職
宗室諸王歲賜廩祿衣幣不均惟一請于帝均其厚薄守令多失
職請選臺閣名臣充之遣使覈其治行治最者增秩賜金時粟貴
而金銀賤惟一請出官帑委官收市所得不賞其後兵興卒獲其
用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特賜蒙古氏更名太
平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時國王朶兒只居政府復薦太平爲左
丞相太平請勒僧道有妻子者爲民以減耗蠹給校官俸以防虛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太平 輔五 音 請 葉山房

冒賜經筵官坐以崇聖學選清望官專典陳言以求治道立行都水監以治黃河舉隱士董立張樞李孝光等平生好訪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錄於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既罷相出居西寧州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而不克奔訃為善者懼矣為之固請得還脫脫既還朝拜太傅初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讒間成隙反欲陷之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斥去九年罷太平為翰林學士承旨既又令御史誣劾其過并論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答曰吾無罪但當聽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歸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家居六年會紅巾盜起詔起太平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院事總制諸軍駐濟寧時師旅久出糧餉苦不繼命有

司給牛具種麥自濟寧達海州歲大稔兵賴以濟未幾調遼陽行省耀粟以給京師處置有法十七年復召拜中書左丞相賊黨毛貴陷山東由河間入寇遂畧柳林逼畿甸京師大恐廷議或勸帝北巡或遷都關陝太平持不可徵同知樞密院劉哈刺不花於彰德引兵入衛擊敗賊眾京城以安又訪求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右丞相搠思監家人朶列以造偽鈔事覺刑部欲連逮其主太平力解之曰安有堂堂宰相而為此者四海聞之其若國體何搠思監既被劾解相位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餽之名臣奏議云帝以天下多故詔却天壽節朝賀太平進曰朝賀祝壽祖宗舊正且舉行不二皇后奇氏希得太子早臨政遣宦者朴不花諭意太平不答已而又召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復依違以出是時二皇后欲盡逐帝近臣先令御史劾帝親信臣未及奏而所令御史遷他

官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去太平意益決遂令御史賈住頴哥
尖里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爲其黨也太平知
勢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拜太保俾養疾于家會陽翟王阿
魯輝鐵木兒倡亂勢偏上都皇太子言於帝仍起爲上都留守實
欲置之死地太平毅然往有同知太常院事脫懽者也先忽都故
將也聞太平至乃引兵縛陽翟王詣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
終不爲已功未幾拜太傅賜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爲相辭曰老
臣不足任機務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密旨令母
行太平至沙井聞命且止當軸者惡其旣去而復留也令御史大
夫普化劾其故違上命詔拘所授宣命及賜物時搠思監復爲右
丞相更誣奏之安置吐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殺子也先忽
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累遷翰林侍讀學士太平之爲相也務廣
延才彥而均以丞相子又傾已下士以故名稱藉然已而被劾罷
從父還奉元及父再相授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九年羣盜由開平
東掠遼陽命率師往討太平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
復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會朝廷讒搆日甚罷爲上都留守已
而搠思監徇二皇后意構大獄誣老的沙也先忽都及脫懽等不
軌執脫懽鍛鍊成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之特命大赦而
搠思監增入條內獨不赦前獄唯老的沙逃入大同軍中餘皆貶
死也先忽都當貶撒思加之地道由朶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閭
素受知太平稍留居焉執政奏其違命杖死

冊曰勝忤權姦乃以寃死太平繼之羈魂萬里忽都何辜僵
尸腐齒呼天不聞臣寃三世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授東平路教

授歷除太醫院都事召為宋史局官書成遷中書省檢校上言十
 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
 宜先正經界然事關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萬言切
 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臣
 先有可否時論躓之已由山北廉訪副使火為工部郎中順帝至
 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曹漢濟究諸州郡民居昏墊帝患
 之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特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魯為太監魯
 循河道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
 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復故道
 其工數倍會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竟大學衍義補云黃河故道有四一在河
 一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一在衛輝府新鄉縣南一在大名府開州一曰京畿和糴
 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

官五曰船戶困於壩夫海運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

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宣忠船戶宜付本司節制亦不果行

將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當脫脫復相聞河決思拯民艱以塞

詔旨乃集廷臣議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河以殺其流

遣工部尚書成遵行視終莫決語詳傳曾昌言必塞北河使復故道

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召

入奏大稱旨十一年春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領河南

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三路民丁十五萬廬州等戍十八翼

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聽節度便宜興繕仍命以

兵鎮之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

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紀事本末云先是河南北童謡曰石人
 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

元史類編 卷十五 三 封真山房

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汝頰之兵起

一月諸掃堤浚河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海帝遣使報祭河伯
召魯還朝黃河平圖獻超授集賢大學士敕翰林學士承旨歐陽
元製河平碑以紀其績且宣付史館元既為碑文又自以為司馬
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
所則效乃從魯訪問方畧更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畧曰治河一
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
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
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
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
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理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
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

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
剏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
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
及推卷牽制蕪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
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
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
自新河入故道之濼也魯嘗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
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
難用物之効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
礎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
如此語出治平畧尋拜中書省左丞十三年從大軍平徐州脫脫既旋師
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魯督戰誓師曰吾奉命統八衛軍頓兵於

濠七日矣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取城池然後食急策馬蹙進忽頭眩下馬須臾卒于軍有旨護柩還高平賜交鈔五百錠給

葬事 韋齋集云賈魯治河之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

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

十步相折停廣壘六十步深五尺乃治四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四里減水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四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

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

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壘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翔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

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樁實以土牛草葦雜相兼尚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舊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

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堤相接舊隄置椿樁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

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二百步表裏皆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去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

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五十步內翔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

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頭廣四步底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二

十步趾廣三十步頭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

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村從鋪廣可

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

麻絲大率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

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嚙於眾聲力

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接索轉

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楸之上以漸繩之下水埽後掘地為

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掩其上復用土牛雜草小埽稍上多寡厚薄先後隨宜

修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

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

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

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

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

前藕掛隨以管心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

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折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

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

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

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脩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

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脩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

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

列四埽間以管結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

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

尺通高七丈並翔築樓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

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一里四十三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

七十五里

卷之五十一 襄陽 襄陽 襄陽

六十步內初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一岸北行河流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道前功遂墮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繩絞縛經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繩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碰之水中又以竹繩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檣上每繩或碰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亟復縛橫木三道於桅皆頭以索維之用竹編色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椿柱使簾不偃什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一時齋鑿須臾舟穴水入并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更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蘭長梢雜以草土各物隨宜填塚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以次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墮履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栗衆議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八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埽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埽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繫以鋼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土石白蘭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羅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凜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

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四尺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長一百二十三里二百步梢岡至錫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二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植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八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筏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梢扶椿鐵又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費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賃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浮言以報君相知人之明故於平河碑而外作至正河防記俾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且欲後之任事者知所取法云

冊曰天災民怨揭竿大呼元自當亡非魯之辜水歸故道奠此具區以云召亂抑何其愚

此具圖以...

冊曰天災只然...

此而小軒至五...

此中製錢百八...

此中製錢百八...

此中製錢百八...

此中製錢百八...

此中製錢百八...

此中製錢百八...

元史類編卷之十六

仁和尚遠平戒山學

辛輔六

徹里帖木兒

附阿榮

許有壬

鐵木兒塔識

阿魯圖

別兒怯不花

呂思誠

朶爾直班

蓋苗

朶兒只

太不花

烏古孫良楨

紐的該

哈麻

成遵

也速

慶童

丁好禮

徹里帖木兒阿魯溫氏本西域大族早備宿衛除監察御史時右

丞相鐵木迭兒用事擅生殺人莫敢忤徹里帖木兒獨抗言歷詆

其奸丞相欲中傷之會山東水鹽課大闕乃典廣東轉運副使甫

浹月課額頗足累遷刑部尚書京師豪右懼之不敢犯法而以非

罪麗法者多所全脫文宗天歷二年由中書右丞出為河南行省

廣東句
後看後
○照去改
正

平章黃河清有司以爲瑞請聞於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爲臣忠
爲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會歲饑議賑其屬謂必
自縣府上之行省然後以聞徹里慨然曰民饑死者相望尚拘常
格邪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於朝廷吾不
爲也卽大發倉廩賑之然後自劾專擅罪文宗悅賜龍衣上尊雲
南諸王禿堅反命知行樞密院總兵討之事平賜資甚厚悉分予
將士歸裝巾櫛之外無長物尋除上都留守上都地寒不敏於樹
藝一切穀粟布帛皆購買商貨有司不卽酬其直致守候愆期甚
有饑寒死者徹里請出鈔四百萬貫盡償之由是商貨大集順帝
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又欲減太廟四祭止存冬
祭臺臣呂思誠等十九人劾其變亂舊章不聽皆辭去臺班爲之
一空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下中書參政許有壬入爭之曰若罷

石學之
術

科舉則天下人才觖望太師伯顏曰舉子多有以賤敗者曰科舉
未行之先臺中賦罰無算豈盡出舉子乎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
欲求美衣食者苟能自向學何慮不至大官曰所謂士者初不以
衣食爲念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
曰古云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且一
歲中科舉補官者僅三十餘人實於選法無礙伯顏心然其言而
議已定不可中輟翼日宣詔崇天門特令有壬爲班首折辱之臺
臣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爲耻遂移疾不出初
徹里帖木兒之爲江浙平章也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頗
不平故其後入中書力議罷科舉嘗指斥武宗爲邪孽猶言被也又嘗
以妻弟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伯顏亦惡
其忤已欲斥之詔貶南安竟卒于貶所先是泰定二年中書參政

元史類編 卷一百一十一 幸輔六

阿榮精數學逆推人禍福多奇中會策士於廷與虞集同會直廬慨然謂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嘆曰榮不復見君猶及見之集曰得士之多幸如公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理曰數當然耳集問何以知之弗答元統三年科舉果罷至正改元始復悉如其言阿榮字存初怯烈氏

冊曰制科之行多士輩出取人以身形端影直何必鰓鰓因噎廢食銓選岐多適滋巧獲

許有壬字可用先世居穎後徙湯陰幼穎悟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能背誦舉仁宗延祐進士同知遼州會關申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嬰滿道有壬獨閉城堅守卒保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至村疇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傳呼民安而事集英宗時遷南臺御史行部廣東劾貪墨數人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

史英宗遇弒賊臣鐵失遣使自上都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有變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曰宮禁事非君所當問有壬卽疏守庸阿附賊臣罪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紐澤先還京有壬遽就疏上之帝至復言鐵木迭兒子鎖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王毅右丞高昉橫羅奪爵四川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寃復職又上正始十事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遴選長官宜先培養通籍宮禁宜別貴賤欲重兵權宜削兼領武備廢弛宜加修飭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從逆諸子宜籍沒以懲惡考驗經費以減民賦擢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君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曰民本也不虧民豈能虧國卒白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民賴以濟國學舊法每以積分

出於國歷
之言

仁宗文宗以
弟為太子
太后之攝
母為太皇
太后元世
宗實之
以此何以
為

次第貢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
 有王曰積分雖未必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推澤德行其名
 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情不識丁者矣議遂寢轉右司
 郎中每遇公議必屢爭得失迅掃積滯几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
 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順帝元統二年拜參知政事詔議尊
 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有王曰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
 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
 遠輕今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顧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
 聽按文宗后實帝嫡母其言母子者蓋當時親崇之辭平章徹里帖木兒奏罷進士科有王力爭之
 不能奪遽稱疾在告語詳徹里傳帝強起拜侍御史會汝寧棒胡反大臣
 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敕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者
 意漢人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王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

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明甚尚何言大臣語塞廷議欲行古
 剽法有王爭止之後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
 株連臺省多以賊敗獨無有王名由是忌者益甚有王度不可留
 遂歸彰德已而南游湘漢間六年召仍參知政事至正改元有王
 極論帝當親祀太廟母后不宜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宜合
 爲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人皆躓之尋轉中書左丞進講
 明仁殿帝悅賜貂裘金織紋幣參議孛羅等獻議開西山金口河
 導渾河水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役丁夫
 十萬人有王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
 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突爲害
 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泛漲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
 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久無患帝不聽河成果水

急泥壅不可行勞費不貲訖無成功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

一統志云熙載字獻臣為會福院且設義學訓諸生既歿郡人思之為立東

照磨能以儒飾吏著有東岡小稿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地南臺御史木八刺沙緣睚眦

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及其弟有儀有孚皆被逮有壬遂稱

病歸御史累章辨其誣十三年起河南左丞朝廷遣將出師連營

數百里一切芻餉率仰給河南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尋復拜中

書左丞時遣使招諭諸盜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

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無鬪志遂倡招降說賊將益橫不聽尋

改集賢大學士兼左諭德太子頗加敬禮一日有壬入見太子方

臂鷹為樂遽呼左右屏去久之以老病乞致仕卒諡文忠有壬歷

事七朝仕宦垂五十年當權臣恣睢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

絕不為巧避計事有弗便必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工辭章

歐陽元序其文謂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

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一百卷 妻趙氏名鸞字應善中書平

章世延女能琴書善筆札見書史會要補子楨少負才一門倡和其為圭塘

欵乃集見中州志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康里脫脫子也初補國子生文宗朝累遷同

知樞密院事順帝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遷平章政事

當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每入直帝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

以政務必夜分乃罷南郊禮成進曰古者大事竣必有實惠及民

以當天心請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事歲募富民

出官鹽和糴為邊餉民雖稍利官鹽費實多乃請轉京倉米百萬

斛儲和林以為備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掠其貨并請沒

其人為奴塔識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可乘人之險以為利宜資其

其

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有日本僧告其國主遣人刺探朝事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設有之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五年拜御史大夫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爲令近畿饑流民爭赴京城奏出贓罰鈔易米萬石卽近郊寺觀爲糜食之明年仍入中書平章政事大駕時巡每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帖以爲利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至卽得米一升姦弊遂絕七年首相去位帝召塔識諭曰爾先人歷事累朝顯有勞績爾實能世其家特命爲左丞相固辭不允及拜命修飭紀綱立內外通調法朝官外補許得陞辭親聆帝訓郡邑

賢能吏俾次第入補京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荒先是僧道與齊民均受役於官其法中變奏仍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升爲三品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設塔識奏復其規起臆合張元朴等爲議事平章未半年救偏補弊之法以次興舉從幸上都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卒年四十六追封冀寧王諡文忠生平學術正大深究伊洛諸儒書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帝嘗誇王文統爲奇材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霸術要近利此世祖罪人也使文統在正當遠之何足取初伯顏議罷科舉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仍議復行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太優答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惜哉修宋遼金三史爲總裁官尤多補益云

阿魯圖廣平王博爾朮四世孫也初為怯薛官掌環衛襲封廣平王順帝至正四年丞相脫脫辭位帝問誰可代者脫脫薦之遂拜中書右丞相時別兒怯不花為左丞相從駕行幸每同事出入朝野方以二相協和為喜詔以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區宇累朝事績命儒士纂修以阿魯圖總其事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相郎中欲有所言當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為文字自有所陳邪郎中若居他官則可今居左右司而建言將置我輩何地思謙慙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未可用阿魯圖曰廟堂即今選僧子邪尚書欲其詳讞刑贖耳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用強壯者為左右語塞先是別兒怯不花為御史大夫嘗與脫脫有隙屢欲其排之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

謂我何終不從別兒怯不花諷御史劾其不職阿魯圖聞之即出城避位朝議皆不平謂宜見上自白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設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十一年復加太傳出守和林卒無嗣

錄載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蠟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凡前代諸臣忠於所事者亦書之無諱帝從其言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台氏父阿忽台事成宗為丞相與安西王逆謀被誅後贈和寧忠獻王別兒怯不花蚤孤及長入國子學為諸生仁宗召入宿衛英宗立授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其世職也既至宣布國家恩信峒民感悅有累歲不服者皆喜曰吾故帥子孫來矣率其部來受約束文宗時累遷禮部尚書特命領宿衛時宿衛士有聽掌領官薦用者往往所舉多親暱至是獨推擇歲久者先用眾論翕服順帝至正二年拜江浙左丞相行至淮東

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吾被命方出而祝融告災如此是不德致累杭人也乃疾馳赴鎮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給鈔一錠人給月米二斗請減酒課鹽引大作省治有民居附近者增直售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在鎮二年召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尋拜中書左丞相廷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且選習北藩風土及知典故者俾別兒怯不花周行沙漠洗冤除弊人尤德之帝還自上都遣中使數輩趣使迎謁比見親賜酒慰勞七年進右丞相明年爲御史所劾幸徽政院使高龍十在帝側爲解帝不之罪左遷御史大夫那憐真班爲江浙左丞復加別兒怯不花太保於是內外兩臺交章劾其本逆臣親子不可居大位遂罷相謫往渤海縣未幾卒子達世帖木兒用於朝乃追封冀王諡忠宣達世帖木兒字原理有學識能世其家仕至中書

平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先世皆仕金爲望族一統志云父先官漢中廉訪司僉事母馮氏將娠夢神人趨謁自稱文昌星及寤思誠生日有神光見者異之長入國子學爲陪堂生登泰定元年進士授景州蓇縣尹每歲春行田樹畜勤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昇社長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輸作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卽雨思誠以其惑衆殺蛇逐道士兩亦隨至縣多淫祠刑牲祭者無虛日悉命毀之尋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閱國史左右昇匱以進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親閱之者事得已順帝卽位拜監察御史劾奏平章徹里帖木兒不宜首罷科舉疏留中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

廉訪司事後移浙西輟耕錄云有令女習學謳唱者思誠案議云男女無父母命私有以上而毆人者案議云既能為不能為時達識帖木邇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喉思誠劾之謝曰吾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也聞行省平章左吉貪黷民怨甚即疏其罪流之嶺南入為侍御史會平章鞏上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欲緩其章思誠趣入奏鞏上班遂罷也先帖木兒銜之思誠即謁告去朝廷知其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為湖廣參政諸生抗疏留之不得尋入中書參知政事拜左丞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帝賜玉帶眷顧倍篤御史大夫納麟誣參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之納麟曰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相及吏部尚書僕哲篤左司郎中武祺等建言更造至正交鈔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丞相脫脫信

其言命省臺集議眾唯唯思誠獨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譬之蒙古以漢人子為後皆人類也尚終為漢人之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一座咸笑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小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非國家利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耳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為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將滋多况祖宗成憲豈可輕改曰祖宗法敝亦可改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與世皇爭高下也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而道聽塗說何足行哉僕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脫脫見其言直頗狐疑未決御史大

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朝堂上大聲厲色耳已而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左遷湖廣左丞遣使卽其家迫遷窘辱備至思誠不爲動貽書參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卽有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時武昌方爲賊據思誠抵城下語諸將曰賊與諸君相持久必不知吾來出不意可以入城諸將不獲已隨其後賊倉猝無備盡驚走思誠遂入乃大會軍民官吏告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于是申號令備器械葺城郭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橫素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不敢動未幾召還復爲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至正十五年爲御史臺劾罷卒諡忠肅思誠嘗三爲祭酒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著兩漢通紀若干卷

朶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也祖碩德爲乃燕之子嘗平遼東幹拙吉烈滅二種及使西域屢著奇功早卒朶爾直班甫晬而孤稍長好學年十四入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於簿顧左右無能書者朶爾直班引筆書立就文宗喜曰世祿之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爲尚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順帝元統初擢監察御史首陳時政五事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旣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修刑政疎遠邪佞顛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二曰親祀郊廟以敬天法祖三曰博選勲舊子弟端謹正直者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入於耳則聖德日新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賑救饑民是時日月薄蝕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乃復陳九事一杜僥倖之門二罷不急工役止無名賞賜三停禁中

佛事四省內外冗員五均公田六鑄錢幣七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蠲河南自實田糧九禁取姬妾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故事教坊官位在百寮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令入正班朶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邪曰事不可行大夫自宜覆奏西僧作佛事內廷醉酒失火朶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殿震驚九重撒迪傳旨免僧罪朶爾直班又執不可一日傳旨者入乃已丞相伯顏御史大夫唐其勢家奴怙勢爲民害朶爾直班巡歷至瀋州悉捕其人寘之法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奈何衆辱我我何所施面目答曰御史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歷遷侍書學士兼經筵官時甫弱冠又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至正改元遷太宗正宗王有殺其大母者朶爾直班力請於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爲淮東廉訪使尋遷中書參知政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

格朶爾直班謂是書上有和宗制誥安得獨稱今上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豈可爲書名時相不能從有以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爲崇文監丞朶爾直班它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邪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竊議今選它人臣實有罪諸省臣不與也帝悅轉右丞八年拜御史中丞時御史劾丞相別兒怯不花章甫上御史大夫亦憐真班被黜朶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再上章劾奏并疏留御史大夫不允一時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母辭對曰憲綱隳矣臣安得獨留卽杜門謝賓客尋出爲遼陽平章會盜起河南帝憂之召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杖節死義請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用兵不專殺戮今倡亂者止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

心其言頗忤丞相脫脫意時脫脫倚信左司郎中汝寧栢員外郎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朶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告急因出為西臺御史大夫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即兼程至奉元吏曰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顧陰陽拘忌邪既受事即督諸軍復商州軍聲大振會丞相脫脫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喪師河南西臺御史同聲劾奏朶爾直班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平章湖廣乎未幾命下果然以忤丞相意故左遷之關中人遮道泣留乃從間道得出汝中栢伯帖木兒猶言不殺此人則丞相終不安蓋揣帝意所眷不久當復召也乃命專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朶爾直班多方規調軍無乏興而總兵者希旨尚以供需失期數見侵辱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赴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國之勳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

矣朶爾直班素有風疾積勞患日劇遂卒于黃州年僅四十生平

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書未嘗釋手喜為詩於字畫尤精書史會要云嘗奉敕

書鄧文肅神道碑其在經筵多開陳大義間采前賢遺言各以類次為書凡

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

古游藝五者為學本之目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為君道

之目宰輔臺察守令將帥誓御五者為臣職之目興學訓農理財

審刑議兵五者為國政之目帝覽而善之賜名治原通訓藏之宣

文閣

冊曰正氣巖巖直言諤諤令德之裔克勤丹雘於家有光於

國不作通訓一書聿昭實學

蓋苗字耘夫六名元城人登仁宗延祐進士授單州判官歲饑郡府遣苗至戶部請賑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

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
悟凡被災者咸獲賑單州稅糧歲輸館陶倉相距五百里載馱擔
負民甚苦之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得省民力之
半累擢南臺御史建言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政考實
行以抑奔競計利害以孚民情皆深切時弊天歷初文宗于建康
潛邸創龍翔集慶寺毀民居七十餘家命御史大夫監造御史曰
督工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當陛下龍潛建業時
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百姓莫不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
恩今奪農時以勅佛事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主御天下
之道昔漢高興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旣不務
此而信重佛教何以稱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
害生民無乃背其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乃責以修繕之

役豈禮也哉書奏爲免臺官督役入爲監察御史帝幸護國仁王
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止當恐懼修省何暇
逸游以臨不測之淵帝嘉納即日還宮臺臣擬僉淮東廉訪司事
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時聞讜言尋以憂去順帝至正初出爲山
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
買金輸官或忤長吏意輒謂其居有金礦必掘地及泉後止苗奏
罷之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臣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止誅
首惡餘從原宥至是宰臣復欲盡誅苗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
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寬大之仁乎乃
卒如苗議七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隘奏毀民
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苗言馳道創自國初非今日始隘力辨其
不可乃罷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資養贍苗曰郡長所以牧

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者賜予之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州郡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有四川廉訪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宜撫直坐其主省臣命卽行遣苗請付法司詳錄勿使憲司爲口實持論多與宰相忤于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何邪後有公務母自參政苗嘆曰某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會有旨拜南臺御史中丞宰相怒不解比至卽除甘肅左丞時苗已致仕去復督趣赴任不得已昇疾就道至鎮上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大非親親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陋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朝廷從之遷西臺中丞之官數日卽上疏乞骸骨卒封魏國公諡

文獻

冊曰釋氏清淨奚貴華媼勞民以逞恐非其志賑災節賞率由舊章恩宏議正救時之良

朶兒只國王木華黎六世孫江浙行省丞相脫脫子也生一歲而孤稍長備宿衛授集賢學士天歷初國王朶羅台附上都引兵至古北口戰敗被誅以朶兒只襲王爵扈蹕上都詔就便送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初朶羅台弟乃蠻台藉太師伯顏勢謂當襲王位懇於朝伯顏妻欲索大珠環價值萬六千錠朶兒只無以應因嘆曰主爵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售我縱不得得者亦非我外人也于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爲國王而除朶兒只遼陽左丞相至正四年移江浙時杭城洊經災燬別兒怯不花先在行省庶務寬紓朶兒只繼之悉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寇竊發遣將士平之帝嘉其

績賜九龍衣居二年杭之耆老請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辭曰昔我父官浙江我實生此於爾杭人豈得無情今第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為七年入為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即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朶兒只進曰臣藉先臣之廕早襲王位味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其事帝悅即以太平為左丞相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崇文之典有墜必舉留守司行賀禮其物先留鴻禧觀朶兒只家臣寓觀中察知其致左相者特豐具以告朶兒只曰彼縱不及我亦又何怪即命受之郊王家產籍官俾掾史錄其數明日掾史以復時韓嘉訥為平章不知出丞相命變色曰公事須自下而土何竟白丞相為令客省使扶出朶兒只不為怒論者咸服其雅量九年罷相復襲王爵之國遼陽十四年丞相脫脫總兵南討參議

伯遂建言宜分遣異姓王俱出

伯遂

軍吳王朶爾赤厚賂伯遂獲免朶兒只慨然曰吾國家世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即引兵出淮南聽節制及脫脫罷朶兒只以本部兵守揚州卒于軍初朶兒只為集賢學士時與從兄丞相拜住同在上都南坡之變拜住遇害賊臣欲并殺之其從子朶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怯薛官求免以故得脫於難及為相務存大體一時政權頗出太平手趣附者眾朶兒只處之凝然不與較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稱賢相云

太不花宏吉刺氏以世胄入官歷雲南左丞遼陽平章順帝至正間太平為左丞相力薦其才可大用召入中書平章政事太平既罷脫脫復為相太不花遂黨於脫脫欲害太平眾由是不服盜起河南知樞密院老章出師久無功乃拜太不花河南平章將兵往代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軍聲驟振及脫

脫解兵柄遂以太不花爲本省左丞相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令節制自是寢驕縱不遵朝命軍士往往剽掠爲民患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詔奪職仍令從征頃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荆襄軍聞太平復相太不花恚曰我不負朝廷朝廷實負我太平漢人復居中用事安享逸樂我反在外勞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欲乘勝渡江太不花遽勒兵還以養銳爲名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堅按甲不動唯毫太康俱陷或言賊旦夕且至丞相宜亟進兵太不花顧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已乃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渡師河北聲言取曹濮遂駐彰德衛輝間俄而晉冀大同相繼陷賊蔓延不可制帝深以爲憂兩遣重臣諭旨恬不爲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嘗以事入奏語益驕慢帝頗惡之會毛貴陷薊州

按不花拒命者出公論也秉者失刑矣

逼近京畿詔拜太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兵入衛既渡河卽上言師行糧從昔漢韓信行軍蕭何餽餉請令丞相太平至軍前供給事乃可濟時參政十顏帖木兒張晉等分省山東嘗劾壽童玩寇狀太不花至責以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兒爲右丞相時曾斥言其非亦加以失悞專制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意殊叵測廷議喧然太平惡其害已也俟疏至遂諷御史迷只兒海等順帝紀作御史七十等劾太不花緩師拒命而自於帝前力譖之於是下詔削官爵安置益州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太不花聞詔夜馳詣劉哈刺不花求解劉哈刺不花者其故部將也時駐兵保定卽馳詣大都見太平具以實告太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敢妄言邪不審處禍將及矣哈刺不花聞之懼噤不能發太平曰爾能致太不花來吾以爾見上爾功不小乃引入見帝

賜資良渥及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為氏世居臨潢轉徙

大名父澤歷官廣南西道宣慰副使尋轉海南北道廉訪使所至

多惠政見循吏傳艱於嗣年五十餘夫人杜氏始生子曰良楨輟耕錄云初澤年五

十未有子夫人杜深以為憂當仕廣西時聞寡居王氏美而宜子自為澤謀聘之既歸執婦禮甚

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相處若姊姊越明年夫人生良楨王氏告澤曰君自有婦所

以再娶妾者為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以示曰妾志決矣請從此辭夫

人固留之不得乃聽出居一女庵戒行嚴謹夫人歲時問遺彌至後良楨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母

幼疑重好學英宗至治二年以廕補江陰州判官歷西臺御史劾

遼陽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賣國不忠援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

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皆報罷等遷都事猶以

言不盡行解去順帝元統初起為監察御史疏言天歷數年間紀

綱大壞元氣傷殘天祐聖明入膺大統此誠祈天永命之秋其要

准在敬身修德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

罷而瞽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願延儒臣真禁密常以

唐虞三代之道相啟沃俾聖學日新實萬世無疆之福不報至正

間出為江東道廉訪副使上官一日辭歸九年召參議中書省事

再遷參知政事歷左丞兼大司農卿與右丞悟良哈台共主京畿

屯田歲入粟麥數萬石會立詹事院驛召為副詹事每直端本堂

則進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焉初泰州張士誠既降復叛丞

相脫脫總諸軍南征良楨泊叅議龔伯遂等從既平六合垂克高

郵詔罷脫脫兵柄遂有上變告伯遂等勸脫脫勒兵北向者下其

事逮問詞連良楨簿對無驗即以中書左丞分省彰德居半歲仍

還中書有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者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

良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皆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

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及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圍

元史類編 卷一百一十八
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為奸舉明律者數人參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生平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相遇汝宜志之晚歲病瘠數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若干卷

紐的該廣平王博爾朮四世孫也早歲備宿衛累遷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廢處於家順帝至元間奉使宣撫水達達之地整理有司不法事三十餘條朝廷由是知其才擢知嶺北行樞密院事至正十五年召拜中書平章政事尋加太尉總山東諸軍鎮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及豐陷濟寧勢逼東昌紐的該以乏糧棄城走栢鄉東昌遂陷召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居政府時二皇后與太平有隙決意去之紐的該嘆曰善人國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二皇后志未及逞浙西張士誠既降處置江南諸事成得其宜士誠悅服凡授官惟才是選不用私人眾稱其識大臣體已而遽罷相遷知樞密院事既臥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我疾固不起惜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言訖而卒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幼穎悟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竊有志以不合程式為患一日憤然曰四書六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書所為文往謁惠撫卷喜曰以此取科第易易耳遂至京師入成均時陳旅為助教數稱其文於學士虞集集見之語曰生公輔器也吾老矣不及見生幸自愛順帝元統改元第進士授國史院編修預修三朝實錄改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首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養聖躬聖躬安則宗社安

帝改容稱善言事及舉劾凡七十餘章皆指訐時弊執政惡之出
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老辭久之起御史臺都事時官吏犯贓
多有以父母憂制免者臺臣謂贓吏被案雖親喪不許歸須謹其
獄遵曰贓吏固可惡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
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遷中書右司郎中有匿罪而入
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條
遵曰鬻爵已非令典况濫與姦邪輩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
粟著爲令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堤郟城濟寧皆爲巨浸都
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廷議莫能決命遵往
視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
究水之淺深遍閱史籍博採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得復而丞
相脫脫已先入魯言及遵全力陳不可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

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更有重於河者脫脫怒
曰汝謂民將反邪辯論終日仍莫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
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毋復多言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
遂出爲武昌路總管武昌自沔寇殘燬後民死兵疫者十六七而
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
勇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
衆尋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遵率遼
佐持其牘詣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之民稍安者
以天塹黃河爲之障賊兵猝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
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家室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
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
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以下皆揮涕乃入奏

帝始下詔切責守河諸將先是湖廣賊倪文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承平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紀綱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遵曰昔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尚以分羹為言奈何以王子故廢天下大計眾皆避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參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緩之眾莫曉其意及遵至執政喜曰大政今可決矣尋進中書左丞時太平在相位數忤二皇后意深銜之以遵為其黨也欲去遵御史賈住等承風旨誣劾遵受賊事十數條命宗正府等官雜問鍛鍊成獄竟杖死時至正十九年十二月也後五年御史臺臣辨其冤仍還所授宣勅

哈麻字士康康里人母為寧宗乳母以故哈麻與其弟雪雪皆早

備宿衛順帝深加眷寵哈麻有口才尤見親信累遷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嘆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邪帝為一笑其被愛幸無比由是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後以謀害脫脫出貶南安俄召入為禮部尚書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脫脫為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哈麻曰趨其門會脫脫去位而別兒怯不花為相素與脫脫有隙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加調護未幾別兒怯不花罷特命太平為左丞相韓嘉納為御史大夫初太平嘉納及中書右丞禿滿迭兒與別兒怯不花相結為兄弟情好甚密至是共謀黜哈麻諷御史幹勒海壽二人劾其罪惡

兩浙萬賢錄云幹勒海壽字允常河南人從家山陰年監察御史命下之日慨然曰昔張綱埋輪而先擊當道之豺狼知所重也臺諫許風聞言事况目擊乎遂疏哈麻罪對仗

彈之官至浙東廉訪使按此則史稱二人者非是

小者則受宣讓王等馳馬諸物

按三人字
係那氏
係以幹
初海壽

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時以提調寧徽寺爲名陰結脫忽思皇后宮闈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后宮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言已先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嘉納所撫拾及以海壽言入奏帝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而出御史二人爲陝西廉訪副使于是太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嘉納出爲江浙平章有頃脫忽思皇后泣訴帝以御史所劾事爲侵已帝益怒詔奪海壽官禁錮田里已而脫脫復入相也先帖木兒復爲御史大夫遂謫太平居陝西誣嘉納以賊罪杖流死別兒怯不花旣罷猶謫居般陽出禿滿迭兒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殺之中道十三年哈麻復見召用脫脫兄弟尤德之引爲中書右丞時脫脫方信任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升參議中書省事自平章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獨哈麻性

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栢力譖之乃改爲宣政院使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之號演揲兒法其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與老的沙八郎等十人俱號倚納獨哈麻父脫魯性好狡帝尤愛之亦進西番僧伽璘真於帝善秘密法皆導邪術也帝日從事其法廣選宮女十六作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也與其所謂倚納者每在帝前相與褻狎羣僧趨走禁中諸王大臣皆深疾諸邪欲去之不克十四年秋脫脫出師高郵哈麻乘間復入中書平章政事方脫脫之將行也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累言哈麻必當屏斥否則恐釀後患脫脫猶豫未決哈麻知終不自保因訴於皇后奇氏曰太子立旣久而冊寶之禮不行者皆脫脫兄弟意留以待中宮生子也奇氏頗信其言陰圖之甚力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于是御史袁賽因不花希旨奏劾脫脫老師

費財畧無寸功章三上帝降詔奪其兵柄卽以哈麻弟雪雪知樞密院事代領其軍明年以雪雪爲御史大夫哈麻拜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掌握矯殺脫脫於貶所一時無敢言者哈麻旣入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爲諱私語其父脫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自惜聲名今禿魯帖木兒專意媚上取榮徒爲天下士大夫笑我當除之且上久不親機務四方寇日益起太子聰明過人若得立爲帝使我兄弟仍執朝權庶幾爵祿可以永保其妹素稱爾善揣人意密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度將不利於已卽以告帝帝大驚銳意謀去之明日傳旨令母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歷數其罪狀帝曰彼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且與朕弟同乳可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已而右丞相定住平章額哥失里復執奏不已詔安置哈麻于惠州雪雪于肇州北行俱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以

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庫藏封識尚未嘗啟見者快之

搠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四世爲丞相者八

人世祿之家鮮與比盛泰定初襲長宿衛早有才望文宗時除內

八府宰相順帝元統初出爲福建宣慰使通考云福建鹽法久壞詔搠思監往究其私販盜鬻及出納之弊

至元間遷江浙參政時國用所倚海運爲重是歲搠思監被命督

其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至正四年擢中書

右丞十二年以中書平章從丞相脫脫平徐州有功復奉命討賊

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在鎮三年召還拜左丞相俄進

右丞相加太保是時天下多故而帝方安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

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且公受賄賂貪聲著聞御史燕赤不花劾

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令朶

列自殺以滅口搠思監懼自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旣而御史

答里麻失里王藝復劾其姦貪誤國帝終不問會遼陽賊勢張甚起爲行省左丞相未行復拜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宦者朴不花乘間用事爲奸利搆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李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各擁強兵以權勢相軋翼際遂成搆思監與朴不花黨擴廓而誣李羅以罪詔削李羅官爵且命擴廓以兵討之宗王不顏帖木兒知院禿堅鐵木兒等皆稱兵黨李羅表言其無罪于是帝始降詔屏搆思監于嶺北朴不花于甘州詔雖下二人潛留京師及李羅舉兵犯闕帝遣使問故以必得搆思監朴不花爲辭帝不得已執二人昇之皆爲其所殺已而言者復以搆思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奸臣詔剖棺戮尸竄其子于遐方

冊曰愼王迭興哈麻雪雪導以色荒本實先撥搆思監繼黨分外鎮日修內怨外難曷靖神鼎之傾豈盡天命

也速蒙古人太尉月濶察兒之子由宿衛歷宣政院參議順帝至正間河南賊李二據徐州也速從丞相脫脫南征以巨石爲礮破其外城賊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又領軍從父月濶察兒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卽往應援渡淮無舟也速策馬探冰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撤圍去復從征淮東取盱眙敗賊于海州賊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還擊之復滕兗等州累遷知樞密院事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也速邀擊于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命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左手不顧遂分兵下山寨民自來歸召拜中書平章政事旋改行省淮南知院事劉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

欲為亂也速以輕騎擊滅其首禍者降其眾隸麾下賊陷大寧詔往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即前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更遣別騎繞賊後使腹背受敵遂拔大寧既而賊陷永平詔也速斥與遂復灤州及遷安昌黎撫寧諸縣擒賊首送京師賊急乞降朝議許之命退兵也速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為備賊果不降棄城遁詔還京拜遼東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開省永平時金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西侵與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聞也速開省乃止又慮賊窺上都調右丞忽林台提兵防護賊果至旋擊破之永平大寧于是始安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執右丞相搠思監去遂拜也速為中書左丞相及孛羅再舉兵向闕京師大震命太子統兵迎于清河命也速軍昌平而孛羅前鋒已度居庸關奄至昌平也速軍不戰而潰及太子奔太原與擴廓帖木兒謀靖內難承

制調甘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兵討之也速師次良鄉不進謀於眾皆謂孛羅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西連擴廓于太原東結遼陽王也先不花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其將姚伯顏不花以兵來禦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進駐虹橋築壘以待素輕也速無謀不設備也速覘知之襲破其軍擒其將孛羅大恐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還未幾孛羅誅死仍以也速為右丞相分省山東明師取山東也速與部將哈刺章田勝同達等禦于莫州眾潰乃盡掠殘民北遁

慶童字明德

書史會要云字正臣善大字

康里氏祖父皆封益國公早歲以勛臣子

受知仁宗納事內庭遂長宿衛三遷至上都留守又累出為江西河南遼陽三省平章順帝至正十一年遷江浙時盜起汝穎蔓延江浙間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不踰時以次克復既命

長吏按視民數墾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賑之省治燬於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爲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衆丞相脫脫統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芻粟之類咸取具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聚亡命剽行旅白晝殺人慶童言於丞相達識帖睦迺曰師行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入軍中數其罪戮之民大悅旣而苗軍帥楊完者守杭城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初不許達識帖睦迺倚苗軍爲重強主婚不得已與之尋移鎮海寧州地瀕海磽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民阜慶童在江浙凡七年涉歷艱險勞績甚著遷南臺御史大夫時南臺僑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州則制於方國珍其西杭蘇諸郡則張士誠據之憲臺

綱紀不可復問二十年召還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宮人者帝怒殺之慶童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二十五年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頗加禮遇關陝粗安明年召還二十八年七月明兵逼京城帝帶數十騎北奔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以慶童爲丞相輔之八月二十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丁好禮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律算初試吏於戶部辟中書掾授戶部主事擢南臺御史復入戶部累遷至侍郎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通州講究漕運利病著爲成法人皆便之至正二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譙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譙會宜減常度不聽乞謝事乃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給全俸家居二十七年復起爲

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明兵拔京城或勸其往謁主帥好禮叱曰我以小吏致位宰相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主帥來召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死年七十五是日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亦昇至齊化門眾叱之拜庸曰臣各為其主死白吾公何拜之有平章政事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嘆曰國事至此但知與此門同存亡耳城陷被執俱不屈死庸字允中蒙古人由國學生釋褐歷西臺御史常與同列劾丞相脫脫弟也先帖木兒喪師左遷中興府添設判官後脫脫敗復召拜監察御史遷今官模字德中肅良哈台氏由利器庫提點累擢同知樞密院事由嶺北行省平章入中書省

元史類編卷之十六終

元史類編卷之十七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南沙席世臣郢客氏校刊

功臣一 開國

木華黎 子亨魯 孫塔思 速渾察 霸突魯 博爾木 孫玉昔 帖木兒 博爾忽

曾孫月赤察兒 從 孫塔察兒 宋都解 木赤台 子怯 畏答兒 曾孫博羅歡 元孫伯都 札八兒火

者 察罕 子木 花里 石抹也先 子查 刺 石抹明安 按竺邇 濶

濶不花 史天倪 子楫 權 從子樞 從弟天祥 附王守道 肖乃台 吾也兒 董

俊 張柔 移刺捏兒 子買奴 孫元臣 速不台 紐璘 子也速 答兒 速哥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温窟哇以戚里從太祖平

蔑里乞與乃蠻二部數立功後乃蠻復叛太祖單騎走中道乏食

殺水際橐駝燔之以獻追騎垂及而太祖馬又斃相顧駭愕乃解

所乘馬濟之而身當追騎以死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

出帳中及長沉毅多智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木博爾

猶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

忽赤老温三人俱以忠勇事太祖號掇里班曲律

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顧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對曰

聖武親征記作汪可汗即汪罕也

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至木華黎引弓射之矢三發三

中徐解馬鞍持之衛太祖以出克烈部脫里可汗

聖武親征記作汪可汗

乃蠻部相讐殺求援於太祖遣木華黎等四人救之盡殲乃蠻之

眾奪所掠歸既而脫里可汗謀襲太祖其圍人知之密以告太祖

遣木華黎選精騎夜斫其營脫里走死歲丙寅太祖即帝位首命

木華黎博爾木為左右萬戶辛未從伐金薄宣德克德興府壬申

攻拔雲中九原諸郡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

黎曰彼眾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

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澮河僵尸百里癸酉攻居庸

關壁堅不得入遣別將闕別

引兵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分兵攻下益都淄棣諸城還次霸

州史天倪蕭勃迭率眾來降並奏為萬戶甲戌從圍燕京金主請

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金朴以城降乙亥遣裨將

石抹也先以計取東京進攻北京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進

軍逼之其下殺守將銀青而推寅答虎為帥遂舉城降奏以寅答

虎留守北京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鎮之興中府民殺官吏推土

人石天應為帥舉城降奏為興中府尹錦州張鯨聚眾十餘萬殺

節度使自稱臨海王至是來降詔以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南征

果作遣 別將闕 別統兵 趙紫荆 以此多 字模糊 不可辨

木華黎察鯨有反側意請以石抹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

丙子致陷興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元世家作兀葉兒別攻溜石山堡諭曰若等第急攻山砦賊必遣兵來援我斷其歸路一戰可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東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來救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曰賊至矣木華黎夜半引兵疾趨比曙抵神水縣與致遇不花兵亦來會前後夾擊選善射者數千人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麾騎兵繼進拔開義圍錦州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廣寧劉琰懿州田和尚亦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丁丑八月詔封木華黎為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安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番漢諸軍並隸麾下始建行省于燕雲命木華黎得專征齊魯南攻遂州進拔

州冬破大名府乘勝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和嶺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遁己卯攻拔石隰二州繼克絳州庚辰復由燕徇趙至滿城金元帥武仙舉真定降下令禁剽掠所俘老稚悉遣還田里兵至滏陽金邢州節度武貴迎降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三州師至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等州詣軍門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騎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進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死戰木華黎曰此當以短兵取勝令騎皆下馬引滿齊發親步行督戰果大敗之進攻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拔之攻下單州進圍東平木華黎率兵趨洺州畧河北留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事戒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即入城安

輯之勿重苦郡縣以敗事未幾東平果潰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治明年四月攻拔洺州五月還軍野狐嶺宋漣水統轄石珪降奏爲濟兗單三州總管宋京東安撫張琳菑縣鄭遵各率所部降以琳行山東東路都元帥事遵爲節度使八月從駐青冢大饗將士由東勝州渡河西夏國主李遵頊懼請以兵五萬屬焉十月復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守之而自將兵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元帥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城東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覘之還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旦合戰當佯敗而以伏兵蹙之可必勝也木華黎以爲然夜半令大軍先發蓐食銜枚伏城東兩谷間及旦蒙古不花馳赴金兵陣未合卽棄旗鼓走金果縱兵追入伏中萬矢齊發金兵大敗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遂

降坊州聞金復取隰州仍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蒙古軍鎮石隰間壬午七月令蒙古不花別引兵出秦隴大軍道雲中攻下孟州四邑山砦遷其人于趙城師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作拒守裨將蒲察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降遷天作於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靜真以爲不利進兵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遲疑不進中原何時定邪且違君命不忠遂由晉至絳拔滎州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爲金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害欲擇賢守非君不可命權河東關陝行臺事造浮梁俟濟歸師木華黎卽渡河拔同州下蒲城徑趨長安金合達嬰城固守乃分遣按赤將兵斷潼關自將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

豈吾命將盡邪因駐兵渭水上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會天應爲賊所襲殺城陷癸未春師至河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復攻下河西十餘堡三月渡河至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將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憾弟恨汴京未克耳汝其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後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追封魯國王諡忠武命建祠東平子李魯沈毅魁傑通諸國語歲甲申年二十七嗣父職入朝行在時太祖在西域西夏國主方陰結外援蓄與圖密詔李魯討之攻克銀州命蒙古不花將兵守要害而還明年復朝行在所會武仙叛其弟質軍中逃歸遣兵追斬於紫荆關詔封功臣戶口爲食邑曰十投下李魯居其首宋將李全陷益都李魯引兵圍之先遣李喜孫往諭全欲降部將

不從喜孫遂遇害丁亥春全突圍欲走邀擊敗之城中山食盡請降諸將皆曰全勢窮出降非心服也不誅後必爲患李魯曰誅一人易耳山東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拒來者乃表全爲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郡縣聞風歛附時滕州尚爲金守諸將或言時方暑未可進攻李魯曰主上親督大軍平定西域數年未聞當暑不戰我等安敢自逸遂促進兵金兵屢戰皆北開門出降俾元帥肖乃台統蒙古軍屯濟兗課課不花以兵屯濰沂莒以備宋千戶按禮統大軍駐河北以備金師還聞太祖崩趨赴北庭哀毀遘疾卒年三十二追封如其父諡忠定李魯長子曰塔思英才大畧綽有祖風木華黎常曰異日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八襲爵遂鎮雲中庚寅九月叛將武仙圍潞州命塔思往救大兵未至塔思率十餘騎覘賊仙恐有伏不敢犯夜五鼓金將移刺

蒲瓦來襲我師戰失利退守沁南賊還攻潞州城陷冬十月帝親征塔思復取潞州十一月帝攻河中拔之金元帥完顏火燎遁塔思追斬之王辰春皇弟拖雷與金兵相拒汝漢間帝命塔思引軍先渡河爲聲援至三峯山金兵成列將戰會大雪塔思冒矢石先挫其鋒諸軍繼進大敗之拔鈞州三月帝北還詔塔思與忽都虎統兵畧定河南諸郡皆降癸巳從定宗於潛邸東征擒金宣撫完顏萬奴於遼東帝欲南征會諸王羣臣議塔思進曰臣家累受國恩圖報正在今日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聖駕親征帝壯其言命與王子曲出總軍南伐拔棗陽攻郢復出鄧州至蘄黃進拔符鎮六安縣集家寨由八柳渡河入汴京守臣劉甫置酒大慶殿塔思曰此故金主所居我人臣也豈可處此遂移宴甫家戊戌二月朝行在帝宴羣臣於行宮塔思大醉帝語侍臣曰塔思神已逝矣

其能久乎命還雲中卒年二十八 李魯次子曰速渾察性嚴厲

賞罰明信人莫敢犯與兄塔思從太祖攻鳳翔有功將兵抵潼關與金人戰屢捷旣滅金皇子曲出攻宋棗陽入郢速渾察皆與焉歲己亥襲兄爵卽上京之西置營總中都行省蒙古漢軍凡他行省監鎮事必先白定其可否而後上帝嘗遣使至見其所部軍士紀綱整肅還以告帝曰真木華黎家兒也他國使者至每見多怖畏不能措辭左右或勸以少加寬和速渾察曰爾言誠是也然時有不同寬猛各有所宜施天下初附民心未安萬一守者自縱事變忽起悔之晚矣卒封東平郡王諡忠宣子相威見臺諫傳 霸突魯者李魯第三子也從世祖征伐爲先鋒累立戰功世祖在潛邸從容語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

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己未秋命率諸軍由蔡伐宋與世祖兵合而南五戰皆捷遂渡大江圍鄂州會憲宗崩世祖北還留霸突魯總軍務以待命及世祖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中統二年卒于軍追封東平郡王諡武靖子安童見宰輔傳乃燕為速渾察次子性謙和好學以賢能稱憲宗命襲父王爵辭曰臣有兄忽林赤史作池當襲帝曰朕知之然柔弱不勝任其兄亦固讓乃燕頓首涕泣力辭不得命乃曰王爵必不敢受願代臣兄行軍國事于是忽林赤襲為國王事無巨細必與乃燕謀剖決精當無留滯世祖在潛邸常與論事能敷陳大義又明習典故世祖謂左右曰其人後必可大用因號曰薛禪猶言大賢智也每誨羣從子弟曰先王從太祖出入矢石間披堅執銳斬將搃旗勤

勞幾四十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極矣爾曹慎勿驕惰以墮先王名惜未竟其志而卒撒蠻為速渾察第四子幼穎異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慮有失繫之御榻及長常侍左右帝詔曰男女異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孛羅衛命遽出行失次撒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怪孛羅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之撒蠻進曰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背將何以責臣下帝曰汝言誠是方有意大任以疾卒年僅十七脫脫者撒蠻子也幼失怙其母篤意教之孜孜若不及稍長直宿衛世祖絕愛之每以嗜酒為戒既冠儀度甚偉喜與儒士語每聞一善言終身識之不忘至元中從征叛王乃顏帝駐蹕山巔旌旗蔽野鼓未作候騎報有隙可乘脫脫即擐甲疾馳以進衆皆披靡不敢前帝望見亟遣使召還曰卿勿

輕進此寇易擒耳視其刀已折馬已中箭矣帝顧謂近臣曰撒蠻不幸早死脫脫幼朕撫之常恐其不立今能如此可謂有子矣親解佩刀及所乘馬賜之後哈丹亂成宗以皇孫督師往征脫脫引衆率先躍馬趣戰馬陷淖泥中哈丹兵四合脫脫弟阿老瓦丁奮戈衝擊援出之嘗語家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改者自今以往家人切勿以酒至吾前帝聞之喜曰扎刺兒台如脫脫者無幾今能剛制於酒真可大用矣大德三年出爲江浙平章始至嚴飭左右毋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囑者慎勿聽若軍民諸事有關利害者則言之當言不言爾之責言而不聽我之咎也聞者悚慄時朱清張瑄以海盜致位參政恃勢多不法恐事覺以黃金五十兩珠三囊爲賂脫脫怒繫之有司遣使入告帝喜曰脫脫我家老臣子孫固宜

與衆人殊也命出黃金寵賚之在浙八年卒于位子朶兒只見宰輔傳 乃蠻台其祖名阿里吉失爲孛魯第七子封莒王父名忽速忽爾嗣封薊王乃蠻台身長七尺射能貫札成宗大德間奉命征叛王海都篤哇有功累拜嶺北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餉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吏挾私爲市殺其數止十萬民進退失措乃蠻台令所輸者悉收受儲爲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英宗至治初進甘肅平章甘肅歲糴糧于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亦集乃僅千里因令輓者自寧夏徑趨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緡尋移陝西關中饑詔募民入粟與爵四方應輸者露積關下關吏拒粟使不得達乃蠻台杖吏而入其粟又慮貧民乏鈔以糴命取官庫未燬昏鈔識以省印暫給民用俟官給賑饑鈔至如數易之文宗時進封宣寧郡

王出鎮北邊初諸軍置萬戶千戶百戶惟加纓槍首以別等威至是乃蠻台請於朝始得分給金銀符繼又以安邊睦鄰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時以爲極恩年踰六十卽辭職歸卒于家諡忠穆子野仙溥化由宿衛歷官中書右丞博爾術阿兒刺氏祖父皆以才武雄朔方所部與烈祖接境素敦隣好博爾術沉雄善戰知兵事事太祖於潛邸時諸部未寧每遇博爾術警夜帝寢得安或寓直於內語及政要往往多達旦當戰于太赤兀里時兩軍相接下令毋許退博爾術繫馬於腰蹠而引滿跬步不離故處太祖嘉其勇又嘗潰圍于怯烈太祖失馬博爾術擁帝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間與木華黎張毳裘立雪中以蔽帝通夕足跡不移及旦雪深數尺始得脫於難茂里乞之戰亦以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

急趣輜重則帝已還臥憩車中聞博爾術至曰此天贊我也太祖卽帝位與木華黎爲左右萬戶各以其屬入衛位在諸將上皇子察合台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術受教因教以人生多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曰朕之教子亦不過是賜廣平路一萬七千戶爲分地以老病卒大德五年追封廣平王諡武忠子孛樂台襲萬戶孫昔憐帖木兒孛樂台子也早歲襲父爵世祖

孛樂

聞其賢召赴闕時重太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賜號月魯那顏猶言才能官也嘗侍宴內殿起行酒詔諸王妃皆答禮至元中拜御史大夫興利之臣欲援金舊制併憲司入漕府借帖木兒曰風憲所以戢奸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沮遇事廷辯吐辭鯁直帝每爲之霽威宗王乃顏叛帝親征命總戎者先之至半道知玉借帖木兒已破敵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以獻詔選乘輿馳畜百蹄

勞之謝曰天威所臨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帝還留勦其餘黨復執叛首金家奴以獻未幾哈丹禿魯干復叛再命出師時屆隆冬聲言俟春和方進兵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擣其巢殺戮殆盡詔賜內府七寶冠帶加太傅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玉惜帖木兒輔行請授皇孫以儲闈舊璽詔從之世祖崩宗王議所立玉惜帖木兒起謂晉王甘麻刺曰宮車宴駕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虛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為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甘麻刺遽曰皇孫踐祚願北面事之王惜帖木兒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成宗即位進秩太師賜尚方玉帶還鎮北邊並賜其妻禿魯忽宴服閱復勦德神云命婦獲受宴服由此始以議邊事入朝卒于第諡貞憲

博爾忽元明善勳德碑作博爾渾許兀慎氏與木華黎等四將並事太祖為第一千

未作失里門

戶身餘百戰歿于敵子脫歡襲職佐憲宗四征不庭有拓地功脫歡子失烈門鎮徼外後從征大理亦歿于軍失烈門之子月赤察兒性仁儉年十六召見奏對詳明世祖喜曰博爾忽可謂有後矣命領四怯薛太官帝討叛王于杭海眾皆陣月赤察兒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魯那顏皆受命專征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勅敵逆命敢禦天戈惟陛下察臣使臣一戰帝曰卿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自恥不逮然親屬囊鞬恭衛朝夕爾功非小何必身踐行伍手事斬馘然後快意邪桑哥既擅政多殺異已者平章也速答兒太官屬也潛以其事來白月赤察兒奮然劾奏桑哥伏誅帝嘉其口伐大奸以沒入桑哥金及水田水磴別墅賜之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東入潞河俾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可直泊都下帝勅四怯薛及諸府人專

其役刻日使畢工月赤察兒率屬著役者服操畚鍤以倡趨者雲集渠成賜名通惠河帝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眾手成不速也成宗即位加太保錄軍國重事初金山南北為叛王海都篤哇所據命月赤察兒副晉王甘麻剌往備邊叛王適入寇大軍分為五隊鋒旣交頗失利月赤察兒怒披甲持矛身率一軍陷陣四軍隨之合擊寇始敗後篤哇來請臣時武宗亦在軍中月赤察兒遣使議曰篤哇請降為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將為國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疲於討伐無已時矣宜先遣報使許其臣附眾是其議旣遣使以事聞帝嘆其有識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金山武宗帥師出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進讐之以威啖之以利乃率其部降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眾月赤察兒遣使奏曰諸王秃苦滅

本懷攜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廢於一旦今篤哇雖死其子欵徹先眾請和宜遣使撫安之使不我異又諸部旣已來歸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于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旣饒又成重成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武宗善其謀令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已而察八兒秃苦滅果欲奔欵徹不見納進退失據遂相率來降自是北邊以寧

碑云詔以察八兒女妻之賜以世祖夏幄成宗御輦及幙人樂工

帝曰卿先世佐我祖宗常為大將攻城

野戰功烈甚著卿弼亮三朝宣忠底績靖謐中外朕入繼大統卿之謀猷居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卿為右丞相特封淇陽王宗藩將領實瞻卿麾進止其母替所服至大四年入朝以疾卒于第敕少府以香木為棺斂焉諡忠武塔察兒者博爾忽之從孫驍勇善戰幼直宿衛太祖平燕皇子拖雷監國聞燕京盜賊恣

橫有司不能禁遣塔察兒窮治其黨盜始屏迹從太祖伐金下河東諸州郡濟河破潼關取陝洛又從圍河中府拔之從渡白坡至鈞州進圍汴城金主請和太宗還河北塔察兒復與金兵戰于南薰門金主遷蔡州塔察兒與宋將孟珙合師圍蔡金亡留鎮中州未幾卒

本末紀要云塔察兒問金主所在知自經乃與孟珙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

宋都解塔察兒次子也至元七年襲蒙古軍萬戶從攻襄樊進戰岳鄂諸處皆有功詔為隆興路出征都元帥開府江州平定江西十一城又狗嶺南廣東諸地宋亡還師未及論功而卒

冊曰漢傑惟三元乃有四草昧從龍周旋羈鞅帶礪之盟延及苗裔惟赤老溫史臣莫記有幸不幸依古如是

木赤台兀魯兀台氏其先刺真八都兒以材武雄諸部生五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曰札刺兒曰宏吉刺曰亦乞烈思五人當開創

之初皆協贊大業太祖即位命其子孫各因其名為氏號五投下朔方既定舉六十五人為千夫長兀魯兀台之孫曰木赤台其一也少有膽畧勇冠諸部時怯烈可汗之子鮮昆亦以驍勇聞帥眾來寇諸將與戰不利乃遣木赤台往單騎橫稍暝日大呼陷陣射殺鮮昆降其眾盡有怯烈之地乃蠻與蔑里乞合兵至木赤台與戰俘其主扎哈堅普與盟而釋之未幾復叛以計襲殺其主國遂平初從征怯烈時自罕哈啟行歷班真海子間關萬里每戰必先登帝語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賜嬪御俾統兀魯兀台四千人世世無替子怯台材武過人歷事四朝以勞封德清郡王世祖之征阿里不哥也怯台子哈答自言於帝曰臣父祖在先朝屢立戰功今王師北征臣幸少壯願力戰自効帝許之戰于石木溫都之地兵始交斬其將令丹又戰于失烈延塔兀之地至日晡大

破敵眾及討李璫之叛哈答亦在行與有功自怯台而下子姓凡九人皆封郡王

畏答兒忙兀人其先刺真八都兒次子名忙兀兒始別為忙兀氏

畏答兒其六世孫也與兒畏翼俱事太祖時大疇部方強盛畏翼

率其屬歸大疇畏答兒力追之堅不肯還太祖曰汝兒既去汝獨

留此何為畏答兒無以自白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主者有如

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薛禪約為按達姚燧神道碑云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義太祖與克

烈部可汗對陣于哈刺真之地師少不敵命兀魯一軍先發其將

朮徹台橫鞭馬鬣不應畏答兒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非

斧不入我請先進諸軍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兒在唯上念之

遂先出陷陣至晡時猶追逐不已敕使止之乃還腦中流矢創甚

帝親傳以藥留處帳中月餘卒太宗思其功以北方萬戶封其子

忙哥為郡王時大臣忽都虎方料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泰

安州民萬戶帝訝其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舊數多寡忙哥舊纔

八百戶帝曰不然畏答兒封戶雖少戰功實多其增封為二萬戶

與十功臣同兀魯爭曰忙哥舊兵不及臣之半今封顧多於臣帝

曰汝忘而先橫鞭馬鬣時邪遂不敢言博羅歡者畏答兒曾孫

也年十六為本部斷事官碑云詔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勳闕諸孫可從其出入雲南王忽哥赤為其

臣寶合丁毒死事覺將治其獄丞相線真舉博羅歡往辭曰臣不

敢愛死第年少不知書恐誤事乃以吏部尚書別帖木兒輔其行

碑云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之故尚書別帖木兒知書惟可任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者未至雲南寶合丁密餽金

六籩祈勿窮治博羅歡以其握兵徼外拒之恐致變陽諾之比至

則竟其獄誅殺王者而歸其金於省陛見帝顧謂線真曰卿舉得

人矣會伐宋授中書右丞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召將佐謀曰

清河城小而固與昭信淮安泗州爲犄角猝未易攻海州東海石
秋遠在數百里外必不嚴備吾頓大兵以疑之而出輕騎倍道襲
其後守將可擒也師至三城果皆下清河亦降及進軍淮安戰白
馬湖掠高寶自西小河入漕河抵灣頭斷通泰援兵遂下揚州淮
東平益封桂陽德慶二萬一千戶時江南新附詔募民願從征者
使自爲一軍聽節度於其長博羅歡方寢疾附樞密董文忠奏曰
近者疆土寢廣勝兵百萬指揮可集何假此無藉之徒使掠人財
貨俘人妻孥恐讐怨益滋而叛者日衆矣帝可其奏盡罷所募軍
碑云哈刺斯博羅思幹羅罕薛連干皆強宗也
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遊說博羅歡往居二年尋拜御史大夫行御史臺事以疾
歸乃顏叛帝將親征博羅歡諫曰昔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戶
以二十爲率乃顏得其九忙兀兀魯扎刺兒宏吉刺亦乞烈思五
諸侯得其十一惟徵五諸侯兵自足當之何至上煩乘輿哉臣疾

且愈請事東征命督五諸侯兵與乃顏戰敗之其黨塔不帶以兵
來拒轉戰二日身中三矢適大軍踵至遂討平之旣而其黨哈丹
復叛詔與諸王乃馬帶進討游騎猝至博羅歡從三騎返走抵絕
澗可二丈許追騎垂及策其馬一躍而過三從騎皆沒人以爲有
神助云哈丹死斬其子老的于陣往返凡四載凱旋獻所獲金寶
帝嘉其能授河南平章汴南諸州莽爲巨浸博羅歡躬行決口督
有司修繕不數月訖工成宗立入朝帝曰卿今白鬚日桑榆矣宜
加慎護因出世祖所佩弓矢鞶帶賜之益封高郵五百戶叛王藥
木忽兒兀魯速不花來歸博羅歡聞之遣使馳奏曰諸王之叛皆
由其父此輩幼弱無所與知今來歸宜棄其前惡以勸後至帝深
以爲然卒封奉安王諡武穆 博羅歡子曰伯都幼穎異不以家
世自矜長嗜書史大德間拜南臺侍御史延祐初遷甘肅平章甘

肅氣寒地瘠少稔歲民饑則發粟以賑春闕種則令貸之官於是兵饟既充民食亦給入爲太子賓客上書陳古先聖王正心修身之道帝嘉納焉遷南臺御史大夫皇太后謂東宮官不宜使外止其行遂以疾辭去寓居高郵英宗卽位命以平章之祿歸養于家復以所服藥須空青遣使江南求之伯都辭曰臣曩膺重寄深懼弗稱况今病廢敢叨濫厚祿受重賜乎併以所給祿歸有司泰定元年還京卒朝廷知其貧仍還所辭祿妻宏吉刺氏曰始伯都仕於朝不敢虛糜廩祿今歿矣苟受是恐重違其意卒堅辭之札八兒火者賽彝人賽彝者本西域部之族長因以爲氏火者其官稱也長身美髯方瞳廣顙初謁太祖於軍中一見異之太祖與克烈部有隙一夕潛師來侵衆大潰太祖遽引去從行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尼河餽糧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

射之殪遂剗革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啖之克烈既滅西域諸部亦以次削平乃遣札八兒使金金不爲禮而歸金人恃居庸之塞鎔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札八兒旣還報太祖進師距關百里召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林中有間道騎行僅容一人臣向嘗過此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令輕騎前導日暮入谷未黎明諸軍已抵關南金鼓之聲若從天而下金人驚潰關遂破燕京大震已而金主遷汴太祖覽燕京形勢顧謂左右曰朕所以至此者札八兒功爲多令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畀爲已地帝北歸令札八兒與諸將守燕京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養老一百戶并四王府爲居第每戰常乘橐駝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邱真人隱居崑崙山太祖聞其名命往聘之邱語曰我嘗識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真人他日偶坐問

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祀足矣邱曰聞命矣卒年一百十八歲追封涼國公諡武定子孫四世貴盛多賜封諡者

太祖少獵
若征至時
去獵也後
久勿解

察罕唐兀烏密氏父曲也怯律為夏臣其妾方懷孕不容於嫡母以配掌羊羣者及生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一日牧羊曠野中忽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容甚肅太祖出獵怪問之對曰二人行則年長者尊獨行則帽為尊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其對挈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庭及長賜姓蒙古嘗行困脫靴藉草而寢鴟鳴其旁心惡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出歸白其事帝曰是禽人所惡在爾則當為吉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歐陽元高昌侯氏家傳載此為克直普爾事從帝略雲中金將定薛擁兵守野狐嶺帝遣察罕覘虛實還言彼馬

足輕動不足畏帝命鼓行而前遂破其軍以功為御帳前首千戶從征西域回鶻國主札刺丁拒守鐵門關察罕先驅開道斬其將又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其父曲也怯律方為夏守將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登城相見使諭城中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其父子併力拒守及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誅三十六人夏主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曉以禍福眾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擒夏主殺之復議屠中興察罕力諫乃止太宗時從畧河南皇子濶出伐宋命為斥堠又從親王口溫不花南伐克棗陽光化軍授馬步軍都元帥又率諸翼軍會張柔掠淮西攻拔壽泗等州憲宗時以都元帥兼領尚書省事賜汴梁等三千戶為食邑卒封河南王諡武宣子木花里初事憲宗直宿衛從攻釣魚山以功授怯憐口千戶世祖至元初從攻

宋自江陵畧地回至安陽灘宋兵扼其歸路會都元帥阿木陸馬敵追騎將及木花里挺身挾之上馬力戰宋兵始退授蒙古軍萬戶後從攻襄樊卒于軍追封梁國公諡武毅

石抹也先遼人其先嘗從蕭后舉族入突厥及后還而族留至遼爲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訛述律爲石抹氏其祖庫律兒誓不食金祿率部衆遠徙父脫羅畢察兒亦不仕也先其仲子也年十歲從父問宗國之所以亡卽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勇力過人多智畧豪服諸部金人聞其名徵爲奚部長卽讓其兄贍德納曰兄姑受之爲保宗族計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聞太祖起朔方匹馬來歸首言東京爲金開基地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定也太祖悅命從木華黎率千騎爲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爲謀知金新易東京留守將至獨與數騎邀殺之懷其所受符命

至謂守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吏列兵城上何爲吏以邊備對曰方今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動搖人心卽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遂入東京定城邑三十二得戶十萬八千兵十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

按木華黎傳以寅答虎爲北京守將

金人喪其根本地始議遷河南尋移師

圍北京久不下及城破將屠之也先曰王師拯人水火彼旣降而復屠則未下者人將死守天下何時定乎奏請赦之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赤命監張鯨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鯨稱疾不進也先執送行在鯨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爲質當活汝鯨諾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而致已殺使者起應尋並伏誅也先籍其私養敢死士萬二千人號黑軍者上於朝詔以御史大夫提控諸路元帥府事所將軍皆猛士衣黑爲號故曰黑軍後從

攻蠡州先登中石死 子查刺亦善射襲御史大夫職南征盡以
黑軍爲前列敗金將白撒官奴于河長驅破汴入自仁和門收其
圖籍而還論功爲最悉以諸軍俘獲賜黑軍從征遼東城堅如立
鐵查刺遣將先登其東北而親奮長槊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飛櫓
斬陣卒數十人大軍乘之遂克太宗嘉其功授真定北京兩路達
魯花赤卒于柳城

石抹明安桓州人童時嘗騎杖爲馬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敢
譁見者異之曰是兒他日必貴太祖旣破金之撫州將率師南向
金主命招討使紇石烈九斤來援時明安在其麾下九斤謂曰汝
嘗使漠北識蒙古主可往臨陣問以舉兵之故且辱詬之明安初
如所教俄策馬來降具以虛實告帝詰之曰爾何詈我而後降對
曰臣素有歸志向爲九斤所使恐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得脫

帝善其意命領蒙古軍撫定雲中東西兩路旣而帝欲休兵北歸
明安諫曰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西兩路耳若
置不問待彼成謀併力而來則難敵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
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猶豫帝卽命明安引兵南
進所至民皆具簞食以迎盡有河北諸郡復命由古北口狗薊檀
順諸州諸將議欲屠城明安奏曰此輩罪當死今若與以生全則
他州之未附者皆聞風至矣帝從之師次通州金元帥蒲察七斤
以城降明安奏復其職置麾下遂駐軍京南建春宮金中丞李英
以兵護軍食赴中都明安將五百騎往遇于永清將戰令士卒佯
敗金兵來追回擊大破其衆獲李英得糧千餘車又敗金將完顏
合住兵于涿州盡取其輜重初順州之破也兵士縛密雲主簿完
顏壽孫至明安釋而用之未幾逸去已復來問其故對曰有老父

在城中恐不能存謀歸奉養今已歿故復來耳明安義而釋之及將兵攻燕京城中開門請降明安人諭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令安業無所擾所得金府庫珠玉錦綺悉具數上進無纖毫私以功加太傅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以疾卒于燕子威得上為燕京留後見耶律楚材傳

按竺邇雍古氏幼鞠於外祖木要甲家訛言姓趙氏年十四從皇子察合台大獵射二虎立斃由是以善射名從太祖西征阿里麻里等國先登拔其城攻下西和州進擊仇池復拔之平涼慶陽邠原寧州郡皆降涇州復叛殺守將衆議屠之按竺邇但誅首惡降民棄老幼夜亡走衆曰此反也不誅何待按竺邇曰此輩懼吾驅之北徙耳遣人諭曰汝等若走父母妻子併誅矣汝歸保無他民皆復歸攻潼關戰于扇車回不克趣散關宋人已燒絕棧道復由

兩當出魚關軍沔州宋制置桂如淵守興元按竺邇假道於如淵曰宋讐金久矣何不藉我兵鋒一洗國恥今欲假道南鄭由金洋達唐鄧會大兵以滅金豈獨為吾之利宋亦無所不利也如淵度軍已壓境勢不徒還遂遣導武休關東抵鄧州西破小關金人六駭守帥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帥兵相拒于鄧不與戰直趣鈞州與親王按赤台合陣三峯山下先率所部迎擊諸軍乘之金師大敗金亡金將郭斌保金蘭定會四州按竺邇圍斌于會州入城巷戰斌手劔驅其妻子聚一室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遂定四州復招金將汪世顯于鞏州來降拜征行大元帥大軍伐蜀為先鋒破宕昌殘階州繼攻文州不下謀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率勇士梯城先登拔之招徠吐番渠長勘咄孟

迎等十族畧定龍州遂與大散軍合既而攻重慶圍萬州敗宋師于夔門破西川二十餘城成都守將開北門納師宋制置使余玠攻興元文州降將王德新乘隙自階州叛執扈牛二鎮將領眾追至江油奪扈牛以歸世祖卽位阿藍答兒等圖據關隴時按竺邇以老委軍於其子聞之奮然起曰內難方殷豈臣子安臥時邪吾雖老尚能破賊遂引兵出刪丹之耀碑谷會大風晝晦合戰至晡大敗敵眾而回卒年六十九追封秦國公諡武宣初按竺邇告老制命其子徹理襲征行元帥後以病不任事弟國寶謂諸弟曰昔我先人耀兵西陲關隴雖寧而西戍未靖此吾輩立功之秋也乃建言文州險扼控庸蜀拒吐番宜屯兵鎮之朝命國寶爲文州吐番萬戶府達魯花赤時扶州諸羌未附國寶宣上威德於是呵哩禪波哩揭諸部長皆歸款從入覲國寶圖其山川形勢以獻詔授

呵哩禪波哩揭爲萬戶諸部長爲千戶各賜金虎符卒諡忠定孫趙世延見宰輔傳

濶濶不花按攤脫脫里氏魁岸有膂力太祖命木華黎伐金分水馬赤爲五部各置將一人濶濶不花爲五部前鋒都元帥所向輒克然不嗜殺頗以威信懷附人畧定濱棣諸州俘獲流民四百餘但籍其姓名遣歸鄉里狗益都守將降得其財物悉分賜士卒從太祖渡河攻汴梁歸德分兵渡淮攻壽州守將無降意射書諭之城申乃以綵輿奉金公主義守之姑開門送款卽下令禁剽掠軍民帖然太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濶濶不花鎮益都濟南按察兒鎮平陽太原孛羅鎮真定肖乃台鎮大名怯烈台鎮東平括民匠得七十二萬戶以三千戶賜五部將濶濶不花得分戶六百立官治其賦俾薦置長吏後以疾卒于官

史天倪字和甫燕京永清人曾祖倫少任俠因築室發土得金始
饒於財建家塾招徠學者所藏活豪士甚眾士族陷為奴俘者輒
出金代贖歲發粟賑饑祖成珪有父風當金末盜起悉散其家
財以豪俠稱于河朔父秉直讀書尚氣義木華黎統兵南伐所向
殘破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存既而知
降者皆無恙即率鄉里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大用秉
直辭而薦其子乃以天倪為萬戶而命秉直領降人屯霸州遠近
來附者十萬餘家尋遷之漠北降人道饑秉直得所賜牛羊悉出
以食全活尤眾從下北京詔以吾也兒為北京路都元帥秉直行
尚書六部事主餽餉卒年七十一子三長天倪次天安次天澤天澤
自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資貌魁傑及長好學金大安木
舉進士不第嘆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哉使吾遇荒鷄夜鳴擁百

史

萬之眾功名可唾手取也木華黎見而奇之既以萬戶統諸降卒
從畧地三關以南至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曰金棄幽燕遷
都于汴已為失策遼水東西諸郡金腹心也若得大寧以扼其喉
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初倫卒時河朔諸郡
感其德結清樂社四十餘每社近千人歲時像祀倫至是天倪選
壯勇者萬人為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為先鋒所向無敵分
兵畧三河薊州諸寨望風欵服歲甲戌朝太祖于燕之幄殿所陳
稱旨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戶從木華黎攻高州又從攻
北京皆不戰而克授右副都元帥奉詔南征真定帥武仙固守不
下遂移軍圍大名眾謂城堅不可拔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勁卒屢
上屢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會木華黎兵于燕南丁丑
狗山東中山趙邢威磁洛諸州郡皆下又從木華黎狗河東至絳

州其圍樓堞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城旁地虛樓陷遂拔之
 庚辰還軍真定木華黎怒其久不下欲攻城天祥請曰攻之恐戮
 及無辜不如先往招諭倘再不從攻之未晚遽往見仙許以名爵
 仙喜出降乃以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仙副之天倪言
 於木華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
 且王奉天子命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即下令禁剽掠軍
 中肅然辛巳降懷潞澤三州壬午破濟南水砦癸未徇山西遂克
 三關不浹旬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彘門之限也河衛既破則彘
 門豈能守乎時東平嚴實以兵來赴請自攻河衛天倪曰金將合
 達蒲瓦皆勁敵也實曰易與耳保為公破之明日實與蒲瓦兵遇
 于南門合達兵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為所執天倪曰合達以實歸
 汴度必在今夕急選壯士伏延津柳渡果夜縛實過遇伏戰敗實

得脫歸未幾帝命天倪回軍真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犯河朔天
 倪逆戰于恩州義斌敗入保大名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
 鐵壁三砦叛天倪直擣其巢掩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
 至刺殺之初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戒之曰觀武仙辭氣終不為
 我用宜早設備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
 慮府寮王守道亦曰仙位居公下意每不平安能鬱鬱久居此請
 先事為備亦不聽守道字仲履真定平山人官萬戶府參謀天倪之死前一日擊鞠夜歸有大
 星隕馬首聲頗震心惡之尋果及禍年僅三十九妻程氏聞亂自
 殺子五人其三幼俱死于難惟楫權從秉直在北京得存 楫字
 大濟歲壬寅天澤引楫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
 幼臣受詔攝兄職今楫已漸長乞解還職帝嘉嘆曰世之爭官者
 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敦俗朕自有官與之乃以楫為真定路

元史類編

卷十七

三

掃葉山房

兵馬都總管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爲便元氏民有愬府僚於上官者質之無實將抵死楫力爲寬解上官曰是欲陷汝輩死地者反救之何邪楫曰誅之固足懲後弗若宥之以愧其心况人命至重豈宜以妄言故加極刑卒杖遣之世祖卽位命同判宣撫司事楫謹身率先明政刑信賞罰任賢良恤熒獨民咸德之會天澤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卽日解綬歸卒年五十九 權字伯衡初以權萬戶從天澤南征天澤改河南經畧使卽授權爲唐鄧軍萬戶世祖自將伐宋次鄂州聞憲宗崩北還命權總兵鎮江北岸之武磯山至元六年召赴闕問以南征之策對曰襄陽爲江陵藩蔽樊城乃襄陽外郭若先破樊城則襄陽不攻自下然後駐兵嘉定耀武淮西事必有濟帝善其議權在鎮屢敗宋師歷任江

漢大都督總制軍馬屯田萬戶亦以天澤言改真定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後徙河間卒 從子樞母弟天安子也天安初從父降質木華黎軍中後從畧地關右聞天倪被難卽從白霽提兵來會併力攻仙敗走之命權真定等路萬戶甲寅歲初籍新軍天澤奏樞爲征行萬戶配以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戊唐鄧憲宗伐蜀樞從天澤詣行在見帝于大散關帝勞之曰卿久鎮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對曰臣祖父受國厚恩今陛下親率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出死力報萬一邪帝壯其言命爲前鋒時宋劍州僑治苦竹崖前阻絕澗恃險而不備帝使樞率健卒數百縋而下宋兵懼降翼日大宴帝顧皇后命飲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國家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樞家世篤忠貞故寵以殊禮中統初從討李壇據險軍大澗中夾澗豎木爲城作葦炬數百

置城上賊至飛炬擲之大潰去高麗人金通精據珍島叛討之歲餘不下以樞爲鳳州經畧使樞至謂諸將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况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猝不可用宜分軍爲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與諸軍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矣如其言賊果大創珍島悉平積官至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從弟天祥其父名懷德初隨秉直迎降木華黎于涿州命懷德就領其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萬餘從取霸州滄濱等城東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從畧高州拔金源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獲金將完顏胡速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爲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爲千戶復合衆攻其城懷德爲流矢所中卒乃命天祥領黑軍進克興中府張致盜據錦州從木華黎

討平之得黑軍五百人丙子春覲太祖于魚兒灤命權兵馬都元帥從下河東平陽河中崙嵐絳石隰吉廓等八十餘城還師真定武仙降吾也兒請留天祥守之木華黎曰天下未定智勇士可離左右乎乃以天倪鎮真定而使天祥引兵屯邢西遙水山仙兒貴以萬人踞山巔負固久天祥攜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由烏道扳援上盡掩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已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又從攻青龍金勝諸堡得花帽軍五千人癸未春還軍命總十二萬戶鎮河中徇西夏破賀蘭山遇賊射傷額曰爲之昏明年歸北京初天祥夜中流矢鏃入頰骨不能出踰八年金瘡再發鏃自口中出晚年遂喪明而卒

冊曰維國初開望風先附史董知幾世篤其祐雖非元勳亦云孔武

肖乃台

一作笑乃

肖伯怯烈氏以忠勇侍太祖時木華黎博爾朮既立

爲萬戶帝從容謂肖乃台曰汝願屬誰麾下對曰願屬木華黎未幾木華黎卒子孛魯嗣命領蒙古軍從之爲前鋒武仙殺史天倪以叛肖乃台率精兵三千與其弟天澤合兵進圍中山仙遣將葛鐵槍來援肖乃台撒圍迎之遇諸新樂奮擊殲之會日暮阻水爲營乘勝進擊遂克中山取無極拔趙州仙棄真定走仙復潛結水軍爲內應夜開南門納仙仍據真定肖乃台以步兵七十奔橐城遲明部曲稍集兵復振再襲破之將士怒其民反覆欲屠城肖乃台曰此爲賊所驅脅耳若肆屠戮非惟自屈其力且堅他城不降之心令皆釋之初仙之叛也其弟質木華黎軍中聞之一夕遁去肖乃台遣弟撒寒追斬于紫荆關俘其妻子而還乃整兵前進下太原拔長勝寨尋出太行山東遇宋將彭義斌與戰斬之火炎山

遂定東平又與蒙古不花狗河北懷孟諸州從國王孛魯定益都已復渡河畧汴京下睢州斬金將慶山奴于陽邑金主入蔡諸軍圍之肖乃台與天澤攻城北面汝水阻其前結筏潛渡血戰累日金亡朝廷以其功多命併將史氏三萬戶軍賜東平戶三百官爲治第分撥牧馬草地日膳供二羊以老病卒于東平子抹兀答兒從國王忽林赤畧地兩淮及平李璫之叛皆有功授提舉本投下諸色匠戶達魯花赤

吾也兒珊竹氏貌甚偉腰大十圍太祖五年與哲伯那顏克金東京後從木華黎取北京皆有功授北京總管都元帥留鎮其地金將撻魯以惠州漁河口爲隘有衆數萬圖復北疆吾也兒擊斬之又平趙守玉于興州從征東平馳赴陷陣生挾二將以還征延安天中右股力戰破之進取葭鄜克鳳翔兼下河西諸地及征高麗

下受開龍宣泰葭等十餘城高麗王懼請和諭曰若能以子爲質當休兵王卽遣其子綽從吾也兒入朝帝大悅俾充北京東京廣寧蓋州平州秦州開元府七路都元帥憲宗元年召問東彝事對曰臣雖老倘藉威靈指麾三軍敵國猶可克况東偏小醜乎帝壯其言問飲酒幾何對曰唯所賜時有一駙馬都尉在側素善酒命與之角飲帝大喜賜錦衣名馬俄謝病歸七年復來朝帝憫其老謂曰自太祖時宣勞至今者獨卿無恙賜賚甚厚卒年九十六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長涉書史尤善射金貞祐間邊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中者拔爲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木華黎帥兵南下俊降權知中山府事金帥武仙據真定俊率衆夜襲其城仙走免金大發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時俊軍由陽仙銳氣來攻敗之黃山下仙窮蹙來降俊謁

木華黎曰武仙黠不可測終不爲我用木華黎然其言承制授俊左副元帥升藁城爲永安州號匡國軍以備仙未幾仙果殺史天倪叛旁郡縣皆爲仙守俊提孤軍居反側間戰士不滿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期年無所利乃縱兵蹂禾稼俊呼語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爲也仙慙去久之俊復夜入奪真定仙竟走死永安節度劉成叛俊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卽忠義士衆果降金主棄汴奔歸德俊偕諸軍合圍金兵夜出薄諸軍于水俊力戰死俊在深冀時有妖人惑衆圖不軌連逮者萬計有司議當族俊止令誅首惡餘勿問克汴時知侍其軸賢延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通屢誡諸子曰吾一農夫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爲吾累先是諸將朝行在獻戶口皆詐增其數要賞吏請如衆俊曰民實

少而欺以數多他日需求無應必重斂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南征時人多歸俊願為奴者既全其家歸悉縱為民鄰境人被掠賣者多贖使完聚臨陣必持矛先士卒故大小百戰無不克追封趙國公諡忠烈子文炳文用文忠各有傳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善騎射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保西山選壯士結隊伍自衛郡人張信假柔勢納流人女為妻柔鞭信而還其女信憾之謀結黨害柔未幾信有罪當誅柔救得免壯士慕其義多從之金中都經畧苗道潤署柔為左監軍道潤尋為其副賈瑀所殺瑀遣使好辭來告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恨不食瑀肉反相戲耶檄名道潤部曲誓復讐眾感奮適道潤麾下何伯祥得所佩金虎符以獻眾推柔行經畧使事續資治云道潤為瑀所殺有何伯祥者取所佩金虎符令疾足問道聞諸朝乃

命易水公靖安民代領之蓋金興定二年也四年安民為其所殺伯祥以符節歸柔太祖兵出紫荆口柔遇之逆戰于狼

牙嶺馬蹶被執遂降續綱目云柔被執見主帥明安左右強之跪柔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為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集帥太祖命為河北都元帥招集部曲南下

克雄易安保諸州攻賈瑀于孔臺山誅瑀剖其心以祭道潤引兵次滿城金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出奇兵破之綱目云當仙來攻時柔全軍他出帳下才數百

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後襲其攻具復使乘勝下完州于是祈陽曲

陽諸城寨皆降既而中山府叛柔引兵圍之戰于新樂飛矢中其

領折二齒柔拔矢血戰遂克中山仙會兵攻滿城柔登城拒戰復為流矢所中開門突擊仙敗走畧地至金鼓城單騎入降之進克

深澤寧晉安平棘諸縣闢地千餘里一月間與仙遇者十七每戰輒勝威名震河朔燕將孱赤台數凌柔柔不稍下潛譖於中都

行臺曰曩者柔被執而降非本心失今不圖後必難制行臺召柔

幽之士室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孱赤台一
 夕暴死柔乃得脫金經畧使固安王子昌與信安張進連兵阻水
 為固柔出不意率兵徑渡生擒二將以還分遣驍將畧彰德狗齊
 魯河南山東聞風欵附詔授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柔以
 滿城地隘乃徙治保州保自兵燹後荒廢者十餘年柔剗荆榛立
 市井定民居置官解引泉入城疏溝渠以瀉卑濕通商惠工遂致
 殷富後改保定路為燕南一大都會從皇弟拖雷伐金語其眾曰
 吾用兵殺人多矣寧無冤者自今非與敵對陣誓不殺也名臣事畧載此為南
渡伐宋時語圍汴京柔軍于城西北金主走睢陽汴京下柔獨入史館取
 金寶錄并秘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遂
 圍睢陽金主走蔡州州恃柴潭為阻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
 會宋遣荆湖制置孟珙以兵糧來助戰珙決其南入汝水潭涸抵

其外鄂金人懼啟南門死戰柔以步卒千餘突其陣仍遣張信據

其內陞諸軍齊進金主自殺綱鑑大全云柔帥精兵三千薄蔡州中流矢如蟻孟珙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汝南既破

下令屠城小校縛一人至貌獨異柔問之金狀元王鶚也解其縛

待以賓禮入朝太宗歷數其功班諸帥上遷軍民萬戶從皇子曲

出伐宋詔屯兵曹武道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徑往或言關甚險

宋必設伏不聽與二十騎直前據關方解甲食宋兵出兩山間圍

數重騎皆失色柔單騎馳突潰圍大軍繼至遂達曹武悉下緣山

諸堡已會諸軍取光州進趣黃州破三山寨宋懼請和乃還大帥

察罕攻徐州柔以二百騎往時廬泗安豐間宋屯戍相望柔且戰

且前至滁察罕以城久不拔欲解去柔請決戰既陣宋驍將出柔

稍却宋將執柔轡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閱柔得還裏創復

戰先登拔之詔以本官節制河南諸翼兵馬會八萬戶兵伐宋柔

率師自五河口濟淮畧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將千人屯田襄城
 察罕奏柔總諸軍戍杞初河決于汴西南八陳留分爲三杞居其
 中潭宋兵恃舟楫之利駐亳泗出汴洛以擾河南柔卽杞之東西
 中三山夾河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爲進戰退耕計敵不敢犯
 且合諸軍攻破壽州又敗宋師于泗州軍吏夾谷顯祖得罪亡走
 上變訴柔詔逮柔北去卒辨其誣得釋憲宗卽位仍爲軍民萬戶
 命移鎮亳州環亳皆水非舟楫不通又渦水北淺不可舟軍旣
 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且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柔併築甬路
 一自亳抵汴百二十里一自亳而南六十餘里流深不能築復爲
 橋十五廣八十尺均置堡立戍其中由是糧無不達並得通陳蔡
 穎息商賈之利復建孔子廟設校官弟子員入奏帝悅賜翎根甲
 一從攻鄂州世祖出大勝關柔由虎頭關會兵攻其城連旬不下

世祖曰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圈取之
 柔令何伯祥作鵝車洞掘其城別遣勇士先摧破其西南角會憲
 宗凶問至世祖北還命柔統軍城白鹿磯爲久駐計世祖卽位詔
 班師取其子宏慶入質柔獻金實錄於朝且請致仕封安肅公以
 第八子宏畧襲職復命柔判行工部事城大都進封蔡國公卒諡
 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王改諡忠武事畧云柔嘗出家人數千口爲齊民高
旣歿其妻子不能自存柔厚加周濟

移刺捏兒契丹人幼沉毅多謀畧遼亡金授以參議留守等官皆
 不受聞太祖舉兵私語所親曰爲國復讎此其時也率黨百餘人
 詣軍門獻策帝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霸州元
 帥佐木華黎取北京下高利興松義錦等二十六城錦州張致反
 與大將吾也兒合兵往討致拒戰捏兒出奇兵擊斬之進取遼陽

廣寧金復海蓋等十五城興州監軍重兒反復與吾也兒討平之從圍鳳翔先登左臂中流矢裹創進攻丹延木華黎止之對曰創未至死敢自愛邪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簡驍衛七十人與金兵戰木華黎乘高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霸州元帥也諸軍繼進金兵敗走丹延十餘城皆降遷軍民都達魯花赤兼興勝府尹從帝征河西取甘合辛蛇等州師還復從木華黎攻益都下萊膠淄等三十二城得疾歸高州卒追封興國公諡武毅子買奴蚤從父習戰陣初八見太祖問曰汝年小能襲父爵乎曰臣年雖小國法不小帝異其對顧左右曰此兒甚肖乃父授高州等處達魯花赤兼征行萬戶命攻高麗花凉城監軍張翼劉霸都殞於敵買奴怒曰兩將陷賊義不獨生趨出戰破之誅其渠進攻開州州將金沙密逆戰生擒之遂下龍宣雲泰等十四城從諸

王按赤台征女真萬奴部有功未幾召還興州趙祚反土豪楊買驢等附之從親王察合台進討圍于險樹寨三月不下買奴令健卒卽寨北小徑上大樹以繩潛引百人登直前奮擊買驢投崖死餘黨悉平太宗初命再征高麗取西京而還加征東大元帥將復出師以疾卒諡顯懿孫元臣年十六入宿衛應對進止有度世祖謂丞相曰此勲臣子非凡器也命襲千戶將其父軍從伐宋攻淮西戍清口取瓜洲下通泰累有功會只兒瓦台叛圍應昌府時皇女魯國公主在圍中元臣以所部軍馳救敵敗走追至魚兒灤擒之公主奏留元臣鎮應昌以安反側居三歲召還帝以所籍權臣家婦賜之辭曰臣家世清曰不敢自污帝嘉嘆不已命僉湖廣行院事卒于官諡忠靖

速不台一作臺

蒙古兀良氏先世嘗獵于斡難河上遇敦必乃皇帝

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名忽魯渾
 次則速不台俱驍勇善射速不台尤有膽畧太祖初建興都于班
 朮納海即龍居河也哈班嘗驅羣羊入貢遇盜被執忽魯渾兄弟
 馳救刺殺盜父乃得免帝與乃蠻部戰于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戶
 從射却其衆奔濶出檀山而潰時速不台以質子事帝亦為百戶
 歲壬甲攻金桓州先登拔其城丙子帝會諸將討蔑里乞部問誰
 能前驅者速不台請行帝壯之選裨將阿里出率百人先覘其虛
 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行去則遺之若為挈家
 逃者蔑里乞信之不設備大軍至蟾河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
 奔欽察衆盡降壬午帝征回鶻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追
 及于灰里河速不台駐軍河東使人燕三炬以張軍勢其主望之
 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州必里罕城追之晝夜兼行比至滅

里逃入海死盡獲其所棄大珠銀罌以獻明年奏請討欽察遂引
 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出不意至則遇其部長
 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于不租河縱兵奮擊衆潰走遂收其境
 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大掠阿
 速部而還帝欲征河西以速不台在外久諭令歸省速不台奏願
 從西征帝命度大磧以往攻下撒里畏吾特勒赤閔等部及德順
 鎮戎蘭會洮河諸州會太祖崩乃還己丑太宗即位以禿滅干公
 主妻之命從太弟拖雷經理河南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完顏合達
 帥步騎數十萬待戰太弟問以方畧對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
 挑以勞之戰乃可勝也師集三峯山大風雪士卒多僵仆師乘之
 殺戮殆盡壬辰夏拖雷還駐官山留速不台統諸道兵圍汴

遺曹王訛可為質請和速不台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乃列柵填濠攻益急金將欲出城
 出燒其礮座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以誘被俘者皆不台
 元史卷十七 功臣一

所覺晒曰金人欲以紙寫紙燈退敵難矣

金主棄汴走蔡金元帥崔立以汴降俘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荆王從恪梁王守純等進圍蔡州城中鞍靴敗鼓糜煮皆盡甲午蔡州破金亡時汴梁受兵久歲饑米升至銀二兩速不台下令縱民北渡就食初金帥完顏合達被獲將就死問速不台安在請一識之速不台出曰汝須臾人耳識我何爲曰君勇蓋諸將天生英傑豈偶然邪吾見君甘心瞑目矣乙未再征欽察諸王拔都以速不台爲先鋒其主八赤蠻聞之懼逃入海復討兀魯思部圍禿里思歌城不克遣速不台往一戰獲其主也烈班諸城皆下盡取所部而還經哈咂里山攻馬札兒部拔都等五道分進速不台出奇計誘其主怯憐至灤寧河時諸王軍上流水淺又有橋速不台軍下流水深方謀結棧以故諸王得先涉爭利反爲所乘及速不台既濟師諸王以敵勢盛欲還對曰王欲歸自歸我

不至禿納河馬札兒城不還也疾馳去拔都從之遂拔其城太宗崩諸王大會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於族屬爲兄安得不往遂會于也只里河定宗既立朝會畢還家禿納河上卒年七十三追封河南王諡忠定子兀良合台別有傳

紐璘珊竹帶人祖孛羅台爲太祖宿衛父太答兒佐憲宗攻宋入蜀拜都元帥紐璘偉貌長身多謀畧常從父軍中憲宗命將兵萬人畧地自利州下白水過大獲山出梁山軍直抵夔門尋還釣魚山引軍欲會都元帥阿答虎于成都宋制置蒲擇之遣安撫劉整據遂寧江以斷東路軍至箭灘不得渡自旦至暮大戰整軍敗紐璘長驅至成都旣而擇之命楊大淵守劍門及靈泉山而自帥師取成都會阿答虎死諸王阿卜干與諸將謀曰今宋兵日逼聞元帥死必率衆來攻我軍去行在遠待上命建大帥然後禦敵恐無

及不若推紐璘以號令諸將出彼不意敵可必破衆然之遂推紐璘爲長大破大淵軍于靈泉山擇之兵潰進圍雲頂山城扼宋軍歸路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于是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番皆來附帝卽軍中眞拜都元帥時紐璘軍止三萬以五千人命拜延等守成都自將步騎萬餘號五萬戰船二百艘發成都遣張威以五百人爲前鋒水陸並進謀鎖重慶江以絕吳蜀之路縛橋資州口以濟師千戶暗都刺率舟師而下紐璘將步騎而南旌旗輜重百里不絕擇之以兵分道要遮所遇輒敗進至涪州造浮橋駐軍橋南北以杜宋援兵尋討思播二州招降黎雅碉門巖州偏林關諸蠻得漢番二萬餘戶世祖卽位紐璘入朝上其數詔分西川兵及陝西諸軍屬之使鎮秦鞏唐兀之地劉整以瀘州降宋將呂文煥圍之紐璘分兵往援文煥敗走遂徙瀘州民于潼川俄爲整

所譖徵至上都驗問無狀得釋還至昌平卒 子也速答兒智勇類其父至元中從圍嘉定以三千人敗宋安撫管萬壽兵論功授六翼達魯花赤萬壽尋以嘉定三龜九頂紫雲諸城皆降又從圍重慶率二十餘騎攻其門宋都統趙安出戰也速答兒三入其軍再生挾壯士以出大兵繼集趙安開門降制置使張珏遁追至涪州擒之歷遷四川西道宣慰使羅施鬼國亦奚不薛蠻叛詔川兵會討至會靈關蠻帥阿麻阿豆等將數萬衆迎敵也速答兒突入其軍挾出斬之亦奚不薛懼率所部五萬餘戶降以功升四川右丞西南彝雄左紀作都掌蠻得蘭右紀作叛討降之遷蒙古軍都萬戶仍鎮唐兀地後屢征烏蒙叛蠻感瘴毒還至成都卒程鉅夫平雲南碑云

大德八年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世皇天戈一揮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仁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管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承瞻仰於事爲宜制曰可因立碑山上

速哥蒙古人父忽魯忽兒木華黎麾下卒也善馳馬有口辯又慎重不泄常居軍中奏白機務往返未嘗失期太宗以爲才賜名動哥居出金盤龍袍及宮女賜之速哥亦以驍勇聞憲宗命從都元帥帖哥等入蜀萬戶劉七哥與宋兵戰失利陷敵中速哥馳救奪之出又從都元帥紐璘敗宋將劉整破雲頂山城紐璘受詔會涪州至馬湖江速哥以革爲舟夜渡至大獲山行在白陳道梗失期罪帝慰遣之未幾復自涪州入奏事遇宋軍于三曹山奮兵疾戰奪其器械以歸宋兵攻涪州浮橋部將火尼赤戰陷陣速哥破圍出之世祖至元初四川行省遣招收降民得三千戶從行院帖赤戰九頂山又從右丞也速答兒取瀘州初立德州以速哥爲達魯花赤建都蠻叛詔諸王奧魯赤討之速哥將千人爲先鋒破黎州水尾砦攻克連雲關軍至建都戰于東山斬其渠復與元帥八兒禿迎合刺軍于不魯思河所過城邑皆下進討碉樓諸蠻襲破連環城也速答兒圍嘉定速哥率舟師會平康城修築懷來等砦守其要害分兵敗宋將咎萬壽于麻平旣徇下流諸城紫雲瀘敘皆降進圍重慶速哥以所部兵鎮白水馬湖江口累功授重慶夔府等路宣撫招討兩司軍民達魯花赤亦奚不薛叛置順元等路宣慰司以速哥爲使經理諸蠻降八番金竹百餘砦得戶三萬四千悉以其地爲郡縣尋改僉四川行樞密院事詔開土番道以兵圍茂州成宗元貞初行院罷家居數歲卒

冊曰天佑朔方立國伊始豪傑彙征鱗攀翼附絕域長驅曾莫反顧炳燦武功載在盟府

莫又願獻謝死以避其罪

曰天出明式立國用命寡彰彙

以故宗天貞師在湖澤家風煥煥

其以復歸於無疆

以故宗天貞師在湖澤家風煥煥

其以復歸於無疆

以故宗天貞師在湖澤家風煥煥

其以復歸於無疆

以故宗天貞師在湖澤家風煥煥

其以復歸於無疆



